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红月亮照常升起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红月亮照常升起

关仁山

红月亮照常升起

关仁山^{*}

什么时候把美貌派上用场，女人心里都明白。

谁都能看出来，今天晚上，陶立姑娘是精心梳洗打扮之后，才从乡下赶到城里来的。本来就有姿色，再配上墨绿色时装套裙，往小城里的繁华地界一走，不仅亮给男人看，还是自己的精神需要。九月过了一半，夜晚已经寒凉。冷秋的气息，恍惚在城里捕到了诱惑，把平原上熏熟的土香、稻香和果香，一股脑儿带进凄清的灯光里。陶立把摩托车停放在喷泉广场，觉得灯光晃眼，扭头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一条披肩护着她的细腰，像条尾巴似的拍打着她的屁股。到处都飘荡着秋天的香色，初不在意，后来顶风都能闻到，好像是钻进

^{*} 关仁山 1962年生，满族。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，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。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，唐山市作协副主席，中国作协会员。

了用新稻穗搭成的房子。她低头嗅自己的手、脖子和皮包儿，没闻出味道。她梦一样呆着：哪儿来的秋香？

“Yes!”有女人用英语喊“是”。

遇着了，陶立的耳朵就一直支着，眼睛寻着，辨看声音的来处在哪里。身边的县城女孩，蝴蝶一般穿梭。她看着别人，却不知身边过路人看见她，目光就短了，粘了。不仅能看到她的脸，还能看见黑眼睛和长睫毛，梳到肩头的长发，与套装搭配得极好，整洁、和谐、端庄，每时都会打动人心。有的男人以为眼花了，趁她不注意，快走几步超过她，突然回头瞥一眼，在她白皙的脸上发现动人的美丽。此外，还有她高挺的胸脯，笔直的长腿，身材瘦削却不显得单薄，透出一种美人独有的傲气。天生的，怎么也掩饰不住。有的男人偷偷猜测：这是谁家的姑娘？怎么长的呢？她是城里人，还是乡下人？

“China!”又有夹生的英语从暗处传来。

陶立穿过十几辆静卧的汽车，眼睛一细，看见有一群村里来的姑娘媳妇们，从拖车后斗纷纷跳下，满是鞋底响。女人的腿移得极密，脸蛋闪着红苹果一样的光泽，仿佛把一个小城都给照亮了。其中一个穿体形裤的中年妇女，怀里抱着孩子，嘴里可劲地喊：“柴火！”姐妹们给她更正说：“中国，是China，不是柴火！”脚步轻盈的陶立被逗笑了。

有人嘴里吃着羊肉串，相互用英语问候着：“Do you like eating the food?”陶立懂英语，是问你喜欢吃这种食物吗？有姑娘回答：“No!”跟着一静，继而就大笑，拉拉扯扯，她们的裙子和脚就袒露在灯光之中。她们的裙子很薄，质地

不好，一着风吹，身上就起皱，皱得令人不敢久看，像是把整个人都给卷走似的。光亮一直追着，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响，脚下扬起了细土，像影子晃来晃去，渐渐被黑暗吃了，丢下沙沙的脚步声，响得痒痒。

村姑们瞬间消失，陶立没动地方，忽然觉得眼前暗淡了许多，原来秋香是她们从田野里带来的。她又朝那里膘了一眼，心里想：她们不冷吗？静了一会儿，陶立看见她们走进县农业广播学校大门口。她马上明白了，她们是学英语的农民。眼下种地赔钱，这地方好多农民破产了，县里组织劳务输出，除了去新疆摘棉花就是去海外，农民要出国种地了，都要学会简单的英语。说不定，大哥和大嫂也在里面嘀嘀咕咕。她们示范田里聘用的农技员杜高，就是这里的教师，近来一直用晚上给农民辅导英语。她今天一定得找到大哥大嫂，跟他们打听杜高的一个秘密：杜高老师是不是要结婚了？

今天下午，陶立和她的农大同学刘小芸，来到乡长李尔熊的办公室，谈承包土地的事，侯二村长也在。土地整片转包是头一回，李尔熊乡长摇头不应，事情就僵住了。刘小芸接到杜高的电话，杜高在电话里有些急迫，让她马上回来，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商量。那边电话停了，刘小芸还愣愣地举着手机，脸颊微微红润。陶立盯着她的脸，心里猜想，一定是杜高答应娶她了，不然她不会这样激动。刘小芸跟陶立说了什么，陶立好像没听见，只见她朝她摆摆手，骑上摩托车走了。

杜高真的要娶刘小芸为妻吗？不可能，刘小芸跟她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她从没说过呀！此时的陶立，遇到了比承

包土地还要棘手的难题了。虽说她是通过刘小芸认识杜高的，第一次见他，她就被他的气质和风度吸引了。杜高长得帅气，一米八二的大个儿，面带冷峻，而且还有一副不同寻常的好口才。杜高见到她时，她发现他的眼睛一亮，亲热地跟她握手，把目光辗转到她美丽的脸上去，很诚实地夸奖说：“哦，这么漂亮！你别骗我，不是乡下人吧！”陶立的脸颊红了，说自己与小芸姐一起长大。她永远无法忘记他的声音，这声音使她的心狂跳不已。杜高和刘小芸是省农大的同学，刘小芸并没给她透露别的什么。陶立从北京农大毕业后，有两年的等待分配，尽管有企业聘请她，她还是不愿放弃自己喜欢的专业，就与同村女友刘小芸搞了一小块科技示范田，研究开发了一种绿色大米和苹果。刘小芸建议从县城聘请一个技术员，杜高老师就走进了她们的生活。单产一下就上来了，而且是绿色食品。她们不想等待安排了，有钱自己赚。于是，就想自己搞一个生态绿色农业园区。超级大米栽培和苹果嫁接，是陶立、刘小芸与杜高老师联合完成的。接触的时间不很长，可陶立见到他就激动，她还把自己见到他的感受毫不隐讳地讲给刘小芸，刘小芸什么也不说，静静地微笑着。

一个个难熬的夜晚，陶立抑制不住地想象着，下午或者晚上，她和杜高穿行在苹果园的美丽时光，温馨而柔媚。就暗暗发誓，我要记住他，等自己和小芸姐把土地包下来，就把自己炽热的爱情表露给他。她明白，自己有些地方比不上刘小芸，但有一点，她远比刘小芸漂亮。女人漂亮，还不够么？刘小芸说不上漂亮，也不算丑女。刘小芸照镜子的时候，常常埋怨说：“我的鼻子随了我爹，再高一点就好了；眼睛随

了娘，再大一点多好！”然后就羡慕地夸奖陶立的五官有多好，尽量把嫉妒压到最低限度。她温柔，灵秀，受端详，能吃苦，有一种让男人着迷的魅力，连女孩都喜欢。陶立不就是她的女伙伴么？

街上静了，夜空渗出雾。小城没有夜生活，人们九点以后就回家，看电视，唠嗑，睡觉。陶立走到树下，路灯的光亮就暗了一截。她使劲朝前看，看到了农业广播学校的牌子，牌子跟前堆了乱七八糟的杂物。秋风把地上的纸片、草屑吹得团团打转。她用上衣裹了裹脖子，忽然听到教室里荡出农民富有激情的英语声，尽管显出笨拙、滑稽和无奈，她还是品出一些新鲜的味道。生活变化多快啊，连农民都要出国种地了。

陶立走进大门里，借着教室的灯光，看见杜高的背影了。她静看了好一阵，心里又是一动。她盼望着他的脸能转过来，能看见她今晚光彩照人的样子；她也想看见他的正脸，看见他镜片后面深沉怪异的眼睛。杜高老师认真地讲着，不时做出解释的动作。看久了，就恨；恨久了，就累；累久了，就觉出自己的无聊。一切都暗着，是梦的颜色，她垂着手，呆呆地看着，不知身在何处。过了一会儿，陶立忽然怨起自己来，人家杜高说爱你了么？你向人家表示爱了么？都没有。人家与你陶立有什么关系？至于他与刘小芸是不是结婚，回去问一问刘小芸不就结了？你不是小芸姐的好朋友么？

越是自问，陶立的心情越矛盾，越不是滋味。她想转身往外走，刚迈步，就听身后一阵门响。她先是吓了一跳，笔直的身子不由缩了一下。回头一看，是那个穿体形裤的中年

女人抱着孩子撒尿。可能是外面黑着，中年女人看不见暗处偷窥的陶立。女人倚在教室的门柱上，颤颤地端着，孩子亮亮的尿线直接朝陶立射来，浇在她的腿上、脚面和新皮鞋上。陶立轻轻叫了一声，把中年女人也吓了一跳，手上的孩子险些扔在地上，惊慌地问：“谁？”陶立怕惊动了杜高老师，就悄声说：“大嫂，我找东马店的陶大庆，我是他妹妹。”今夜无鬼无狐，月下的影子也不愿到这地方来，看见的是一个美姑娘，中年女人放下心来，抱起孩子，回头喊了一声：“陶大庆，外面有人找。”陶立轻轻说声：“谢谢大嫂！”中年女人用英语说了声不用谢，转身回去了。没多大的工夫，大哥陶大庆就跟球似的从教室里滚出。

“小立，有事啊？”陶大庆长得矮胖，腰不弯，背却驼了，走路时的样子像滚动，一点也不迟缓。

陶立把大哥拉到街上路灯下面，想直奔主题，可又怕大哥回家瞎说，就笑着说：“大哥，你和大嫂都来了？”

“都来了。”陶大庆说。

“大嫂也想出国种地？”

陶大庆掏出香烟来，吸了一口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这娘们儿，她哪儿是愿意？是我强拉上她报的名。你大哥这一走，少说也得两三年，没个女人咋成？你说呢？”

陶立被逗笑了：“听说海外有妓女，没人管。你真的不想？”

“不想，那是假话，哪个男人不想开个洋荤？”陶大庆懒洋洋地吐着烟，“可我是去种地，不是当老板。哪有那个钱？你当外国鬼子的钱好挣啊？”

陶立不笑了：“好，大哥。你可说到做到！要是弄个艾滋

病回来，咱爹可饶不了你！”

“放心，你哥就是懒点，可不花花。不信，你回来问杜高老师，他会给我作证的。”陶大庆打了个喷嚏。

陶立一愣：“杜高老师，他也出国种地？”

“可不是，县里刚通知他的。我们是一个地方，叫什么挪威，”陶大庆狠狠拧了烟头，“小立，你说是不是人一挪地方，就危险啊？”

“不，瞎说！那是个非常富裕的石油输出国。算你走运！”陶立朝教室的方向看了一眼，“哥，杜高老师真的走么？”

“那还有错，他亲口说的。”陶大庆翘着有胡茬的下巴，“难道小芸没跟你说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杜老师跟小芸要结婚了！”

陶立脑袋轰响，嘴巴似乎因忍着突然的痛楚而微颤，眼睛盲了，定在一处没了动静。陶大庆看出妹妹的情绪不对头，几次催问，陶立才慢慢恢复常态。她说：“哥，你回去学吧。”

“你到底有啥事？”陶大庆愣着不动。

“哥，我只想看看你。”

陶大庆说：“你是想见杜高老师吧？”

“我不想见他！”陶立晃着走了，头发锦缎一样闪着。

陶大庆望着妹妹走了很远，疑惑地走回了教室。

陶立扶着紫红色的摩托站了一会儿，一只夜鹰旋了半圈，忽地一跌身，扎进广告牌里。憋在陶立胸里的一口气缓缓喘上来。她骑上摩托，漫无目的地沿空旷小县城绕了三圈，最后竟鬼使神差地骑到了秋天的平原上。月光如水般温柔，土

地在月光下舒展地伸向远方。荒地里有风，有草，有秋虫，就是看不见庄稼。什么时候，她特别留心土地了？也许上了农校以后吧？聆听土地委婉含蓄的话语。平原上的一切，是那样缓慢而恬静。

踏不透的夜色，退不尽的夜色，似乎永远黑着。她慢慢走向一堆几乎燃尽的荒火。低头将黑炭棍往草灰上一戳，没想火炭砰地蹿上一股，红红的炭灰落了她一身，烧是没烧着，却把她的眼睛眯了。没有比这漫不经心的残忍更残忍了。陶立想着，扶住一棵果树大声哭了，这是一种痛失我爱的哭法。

早晨的炊烟，扭动着上浮，渐渐淡没在瓦房顶上。陶立不愿再这么痴下去，疲惫地回到家，看见小村的天空，只剩下白的颜色，一层浅着一层。娘和二嫂正在做饭。娘问她昨天夜里是不是住刘小芸家里了？她嗯了一声，说不吃早饭了，就回到自己的那间厢房里，扯一条被子，蒙头便睡。

吃过早饭，刘小芸穿着新衣裳来找陶立，是送喜帖来的。她也太粗心了，几个月了，她怎么就没看出陶立对杜高的情感？刘小芸把陶立拽起来，把自己压抑许久的喜讯告诉陶立的时候，陶立竟然没睁眼睛：“小芸姐，祝福你。”刘小芸傻着，亲热地抱了抱她：“小立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呼你都不回？”陶立仍然闭着眼睛，呼吸里散发着一股草的气味。刘小芸摇着她的肩膀，气恼地喊：“说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”陶立黑着眼圈说：“有，有！我想睡觉，你走吧！”她呼地蒙上了被子。刘小芸知道她的任性，经常礼让她。她叹了口气，把素花被子掖了掖，悻悻地走了。

听着刘小芸的脚步声消失，陶立毫无睡意。窗前的枣红

马，哀哀地叫着，打了一串响鼻。她在被子里，眼睛涩涩的，反省自己，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或是比小芸少了什么？特别是在杜高面前。搞科研、吃饭聊天，陶立是不是显得太随意、太任性？尖刻得使人怵了？或是美丽得高不可攀了？杜高怕她这种洋里洋气的姑娘，将来不会挑家过日子，才去娶温柔贤惠的刘小芸？如果是这样，杜高就不懂得爱情，也就不值得自己去爱了！不，如果自己早一点吐露真情，恐怕会是另外一个局面，算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别去想了。

中午睡醒过来，陶立跟家人一起吃了饭，然后回房间换衣裳。陶立很讲究穿，回了乡，也是一天三换。到田间查看稻田，搞苹果研究，能动嘴，就不上手，像个高贵的阔小姐，就差有人给她举着头顶的小花伞了。村里人谁也不会相信，这样的姑娘能种庄稼？连她的老爹陶明礼，也为她捏着一把汗，后悔自己宠坏了老闺女：“看看你，哪像个农民哪？”陶立噘着薄嘴唇，没大没小地喊：“看看您，多像个农民啊！”老娘就在一旁咯咯笑着。小时候，她跟男孩子们一起爬树比赛，愣是爬了个第一。她的一条腿别在树杈间，得意地朝男孩子笑着，连裤裆开了一尺长的口子，都不知道。今年五一前后，给超级稻施用污泥肥，赶上给刘小芸过生日。她跟杜高拼上了酒，杜高不知道她的量，没想到碰上一个酒漏儿。陶立光自己就喝了一瓶剑南春，除了脸颊红了，没什么异常。她回头找杜高，发现杜高出溜到桌子底下吐了，刘小芸心疼地往外拽他。听说杜高几天都没缓过神儿来。事后，陶立非常后悔，人家杜老师是客人，怎能往死里灌呢？陶立好看的眉毛皱一皱，算是表了歉意。

二

刘小芸婚礼的上午，陶立不想去了，她赖在家里。老娘催促她几次，她都没答理，像是有谁一不小心冒犯了她，满脸像是结了冰，寒光闪闪的。老娘忍不住骂了她几句，她才没精打采地走了。路上分心，摩托胶轮打滑，狠狠地摔了一跤，脚脖子红肿起来，肘部也蹭掉了一层皮。

风很柔和，阳光也有些明媚，赶到婚礼现场，陶立脸上装着笑意，心里却是凄冷的。这是一个农家大院。院里摆着二十多张木桌，桌上铺着红色塑料布，上面有瓜子、糖果、核桃、纸烟和茶水。红苹果是她们在示范田里新摘的，又大又圆。刘小芸可能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原说让陶立给她做伴娘，结果没有。陶立轻轻走进院里，埋着眼睛坐下，笑容遮着看不见的痛苦。在她看来，这个曾使她动情暗恋的小伙子，仿佛一下子从她的世界消失了。陶立尽量沉默，怕因自己漂亮，冲淡了新娘的风采。尽量忘记一切，看着陌生的人，陶立觉得眼前的景象还是挺热闹的。身边有一个磕瓜子的小伙子，笑着跟她说话，她只是敷衍着，心不在焉答应着，眼睛余光始终没有忘记寻找他和她的身影。杜高去了哪一桌？肯定跟刘小芸在一起吧？如果看见他们，自己能承受吗？她的神思没着没落地飘零。这些荒唐的思绪一冒出来，胸就憋得紧紧的，喘不出大口的气。

一个小伙子给她递过一瓶饮料：“你的嗓子，是不是卡住了瓜子皮？”陶立的鼻子有些痒，就低了眼，说：“我没事，谢

谢你。”这个时候，陶立瞟了他一眼，发现他很像杜高。怎么到处都是杜高？幻觉吗？羞我啊？陶立的心里恼着，欲寻个小角落，草草打发酒桌上的应酬。本来她是分在女桌的，就是图个清静，才偷偷隐在男桌里的。她发现假杜高的眼神很怪异，很黏，仿佛要把她的套装扒去，想看到她最隐秘的部位。这人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呢！陶立毫不示弱，严厉地将他的放肆盯回去了。

“李秘书，你说，农民还有啥活路啊？前世做了啥子孽，轮到这辈子种地当农民。”小伙子身旁的老汉跟他搭话，身子是僵的。

小伙子眼睛炯炯地闪着：“孙大伯，你家今年秋天的收成怎样啊？是不是混个小康？”

“狗屁，还小康呢，我他妈都大糠啦！浑身都糠了！”老汉哭丧着脸，“去年的稻谷赔了，村里还收各种糊涂钱。今年大旱，电费又高，家里点上了煤油灯，哪敢在地上招呼？如今我和儿子在城里卖菜。苦撑着吧！”

“你们家的土地没要？”

“不要不行，要了也荒着！”

“荒着，也收土地税的，你不晓得？”

“咋不晓得？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拖着呗！”孙老汉的眼睛瞪成了两个黑洞，令人恐惧的黑洞。

这个小伙子是乡里的秘书。陶立记起来了，杜高说过，他有个表弟叫李剑青，在乡里当秘书。看来他就是李剑青了？她这才细细打量着他，高个儿，清瘦，五官跟杜高相像，眼神比杜高灵活。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服，说蓝不蓝说灰不灰，前

胸微露一个浅色绅士派马甲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余光瞟着陶立，竭力使自己的手势潇洒，怕在漂亮姑娘跟前跌了身价。他的心思被陶立看透了，可她还想听，因为她和刘小芸承包着土地。这个时候，村姑吆喝着，将好看的酒菜端上桌子。孙老汉搁不住酒的诱惑，拿起酒瓶子看着。

李剑青转了身，眼睛亮了，从他的眼神看出，他喜欢接近女人，一般女人对这样的眼神都存有戒心。陶立避开他的目光。李剑青兴奋地往她跟前凑了凑：“陶立，你怎么不去看新娘？”陶立愣了一下：“怎么？你认识我？”李剑青笑笑：“咱琉璃乡，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陶立姑娘，人漂亮，而且还是才女，科技种田，还想大规模包地，搞生态绿色食品。佩服，佩服！”陶立红了脸，倔倔地说：“我不想种地了！”李剑青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陶立心里想，她原先搞科研、包地，是有杜高在身旁。杜高走了，这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李剑青马上伸出手来，递过一张名片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李剑青，杜高是我表兄。”陶立接过名片看着。李剑青喝了一口茶水，眯眼看她。此时，掌声笑声哄起，杜高和刘小芸出现了。录音机放歌，嗡嗡地起伏着旋律，似乎不承认爱情比庆典更妙。陶立情绪又上来了，看出刘小芸站在杜高身旁的呆板。刘小芸胸前挂着一件饰物，金色的，红红的，烫眼睛。她闭了眼，让失望太久的情绪有个再经一回打击的准备。杜高的目光朝她这里一扫，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，算是打了招呼。他把她当成朋友了。陶立继而不自在地挥手，眼神里打出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，可他没有反应。热情注定了她的尴尬，白白赔出了烦恼。她的头脑突然空静，剩下无声的阳光，无声的土

地，无声的思恋和无声的姑娘。

明晃晃的阳光，从云彩里垂下来，与喜字共同燃着热情。杜高有了几分醉意，宽阔的额头一红，眼睛也红了：“我的父老乡亲，我的亲朋好友，我和小芸给老娘鞠过躬了，请允许我们向你们鞠躬。我就要出国种田了，日后，还盼你们关照我的家，我的娘，我的妻子！”人们感动了，看出杜高孝敬瘫痪的娘。刘小芸和杜高深深鞠躬，然后就小鸟依人地伏在他宽宽的胸前，淌下幸福的泪水。

场面如此热闹，陶立却如此孤独。她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泪水再一次从她的眼眶涌了出来。

第二天下午，陶立接到杜高打来的电话，约她到苹果园见面。她犹犹豫豫，愣了很久，还是如约去了。这个季节总是躲不开雨。当时感觉到隐隐的雷声，来到示范田，噼噼啪啪落了几点雨，很快就住了。彩虹罩着她湿润的脸颊，看着脚上的泥，也是彩虹映照的颜色，深红色的土地显得很凝重。一个月以前，在杜高的指导下，陶立给苹果园里的红苹果做日晒试验，今天可以看果子了。陶立穿戴这般鲜艳，红夹克像团火，把田园静静地燃烧。秋天的日子缓，没有夏收的催命。她将苹果上的塑料薄膜揭下，苹果上就印下淡淡的一个影，枝头微微颤动，树叶经过初霜的浸染，叶边已经泛红了。果有香味了，俯身将果拢来，手映得透明，心里格外得意。他的人呢？一个人来，还是与小芸姐一起来？她渐渐生疑，眼睛开始模糊。

果园里有雾气，瞅不远。陶立倚着树干，心慌地等待，用手指轻轻划着树皮。劲儿用狠了，将树皮划出一条嫩绿，摸

上去温温的，一股青涩的气息。一阵车铃响，杜高身影的出现，亮了她的眼睛。真是他么？一切都像梦一样，发生着，进展着，她的脑子里瞬间闪过很多念头。杜高向果树前靠了靠，用脚趟开树下的叶子，笑着说：“陶立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”陶立冷冷地说：“你应该跟小芸姐告别，跟我有这个必要吗？”杜高爽快地笑着：“怎么没必要？你是我的合作伙伴啊！陶立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懂技术，有眼光。我想，我走后，你和小芸就到城里的农业广播学校讲课吧。我跟校长说好了！”陶立眼睛红着说：“你不是说，一定把土地包下来，我们的成果，就能转换成财富吗？”杜高苦笑一下：“唉，我也没想到会带队出国。我要是在的话——”陶立赌气说：“你走了，小芸姐给你照顾老娘，给你生儿子，我自己干，没有谁都成！”杜高说：“别，我是怕你们吃苦！”陶立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别说得那么好听，你是心疼小芸，是不？那我陶立自己干！”杜高慌忙解释说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真的，如今干点事太难了，你吃不了那个苦！”陶立一拧身：“我的事不要你管！不要你管！不要你管！你是我什么人？”她的眼睛像两片红叶。原本对承包土地的动摇，这一刻，又让她恢复了信心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杜高说要给陶立提亲。陶立的好奇和恼怒同时蹿上头顶：“他是谁？”杜高轻轻笑了：“他？难道还要让我捅破么？”陶立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你少来这套，你不说，我可走了！”杜高说：“就是我的表弟，李剑青啊！”陶立撇着嘴巴说：“他有什么资格评价我？”杜高眨着眼睛说：“别这样，那天在我的婚礼上，你们有说有笑的。今天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他爱上你啦！”陶立有些恶心，使劲一拧身：“你别给

我传递这样的消息，是他让你来的？”杜高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我跟小芸商量的，在我走前，给你保个媒！也算我没白当一回大哥。”陶立的自尊受到很大伤害。谁让你给我保媒？过去，他的声音厚重沉稳，常把人带进一种美好的遐想之中，今天却让她生厌。杜高一愣，亲昵地拍了一下她的肩，想缓和气氛，却不料，陶立胸脯起伏，浑身颤抖，推拉间，陶立把耳光已经抽在他的脸上，响声惊呆了两个人。

“陶立，这是怎么啦？”杜高被打傻了，凉气一下子就麻了头皮，委屈地张着嘴巴，“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？咱们是朋友，我和小芸都是好心啊！”

陶立流泪了：“滚，滚吧，你们的好心！姑奶奶不稀罕！”

“怎么了，陶立？”杜高被骂愣了，喉结一缩，脸上绷满了筋，“李剑青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，咱乡里追他的姑娘很多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”

“因为他长得像你！”

“像我怎么了！我们是姨表亲。”

“我恨你！所以才恨他！”

杜高迷惑不解，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哆嗦。陶立姑娘在他面前，一向野调无腔惯了，可从没动手打过人。一瞬间，渐渐悟到：恨和爱是连着的。难道陶立暗恋着自己么？这是他想都想不来的场景。一块塑料布被风掀起，啪一声，拍在脸上，急忙扯开。

天地间静着，包括两个人的呼吸。

打了他嘴巴以后，陶立情绪慢慢好转，抬起多情的泪眼，声音低柔：“杜老师，我爱你。”天暗着，果树灰不可辨，他

的脸却是越发清晰。杜高由惊讶转为尴尬，还有一点狼狈。人常说花是浇死的，鱼是喂死的，漂亮女孩都是扑灯蛾，见着光亮就扑，灯灭了，她就飞得远远的。他想笑一笑，嘴角却拉不动：“陶立，你别跟哥哥开玩笑，你今天的玩笑开大了，是不？”陶立憋足了勇气说：“我没开玩笑，没有。你娶了小芸姐，我知道这不可能了，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。”杜高说：“别这样，你还小，永远是我们的好妹妹。”杜高说些什么，她已经完全听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杜高从手提的帆布兜里，摸出一个红苹果，作为礼物送给她。这个苹果，比她们果园的苹果还大，还沉，说是长白山的新品种。陶立接了苹果，不知道是什么用意，杜高说：“我们已经接近最好的目标了，增加授粉配比，就会达到的。我走后，你和小芸继续干，把地包下来！”陶立揉着眼睛，抚着苹果，点点头，倒像是生下来头一遭知道似的。杜高慎慎地看着她，连脸上细微的表情都不漏掉，然后说：“我走了。”陶立眼神又粘了，命令似的说：“走？你就这样走？”她抓着他的胳膊不放手，眼睛湿着：“杜大哥，你听我说说心里话，好吗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从来没爱过别人。真的，你爱我吗？你说真话，我不会跟小芸姐说的，我想知道，即使你不爱我，我也塌实啦！”杜高惴惴地说：“别闹了，到了挪威，我和你哥哥会跟你们联系的。”陶立闭上眼睛，一挺胸脯说：“抱我一下！不然，我不放你走！”杜高慌了，四下瞅瞅，发现没人，急急忙忙抱了她一下，推着自行车上了田埂，低低地说：“再见！”一阵风吹过去，他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陶立颤抖着，盯着杜高的身影慢慢消失。双脚溜到树根

的水洼里，水一圈一圈顺脚凉上来。

三

这个夜晚，月亮慢慢升起来，陶家小院异常热闹。

全家人给将要出国的大哥大嫂送行。还要为去新疆摘棉花的二嫂送行。陶立在院里抱柴，看见老爹陶明礼牵着枣红马进了小院。老爹满脸青黑色的硬胡茬，刷刷地蹭着马脊。爹老了，马也老了。马眼眶的周围布满了皱纹，眼睫毛都秃了。在深深塌陷的眼窝里，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雄壮，像牲畜里的乞丐，乞讨着蹩脚的日子。陶立记得，马是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分来的，她刚刚上小学。那阵儿的马很精神，她给枣红马喂草料，被马踢了一脚，额角上落下一块小小的疤痕。当时赤脚医生给她包扎，她一声都没哭。以后，陶立的头发长了，那块弯弯的疤痕被严严地盖住了。

枣红马能干，耕地、运肥、护院，几乎没离开过老爹。它陪着老爹流汗，陪着老爹睡觉，当售粮模范那阵，还陪着老爹戴过红花。后来地种不下去了，老马成了老爹谋生的腿。老爹并不曾嫌它，终归是同病相怜的依靠。枣红马是恋地的，每次路过家里的那块荒地，马鬃飘起来，打一串响鼻。马蹄子踏在地上，闷闷地响作一团，铜铃连珠般脆响。陶立走上前，将马背上的耳筐搬下来。“爹，都卖光了？”陶立问。“嗯。”陶明礼先望望天，满脸冷光一闪，腮上绷出筋来。老爹过去卖瓜果梨桃，烟酒茶糖。如今炒了花生米，煮了老豆腐，这些便宜货很抢手。她记得两年前，老爹走街串巷的时候，粗一

拢账目，烟酒茶糖就赚。做了小买卖以后，老爹手脚不停地忙碌，从未见他在哪坐着、歇着，更没见他跟谁说话。因为，家里有一囤一囤的粮食，挺个一年半载，也不会有断顿儿的时候。

“大庆，小兔崽子，你给我听着！”爷爷陶舍贵在西厢房里喊着，“爷爷不让你们出国，如今不愁吃，不愁穿，跑海外种哪家子地？你们没听说么，资本主义是吃人的！吃人啊！”

陶立听见暗暗笑着，看了哥哥陶大庆一眼。陶大庆没回话，依旧很卖力地起猪圈里的粪，粪渣滓甩进柳条大筐。

吃饭的时候，爷爷的骂声一直没有间断。二弟陶二庆在城里打工，今天也赶回家来，包饺子的猪肉是他买来的。娘把一碗饺子递给陶大庆，让他给厢房里的爷爷送去。陶大庆笑模笑样地坐着不动。大哥爱笑，没有什么可笑的时候，嘴角也是弯的。陶立嘟囔说：“我看，还是把爷爷背过来吧！”老爹陶明礼坐在炕头点着头：“对啊，送大庆他们出国，我们家也来个四世同堂！”媳妇就让大庆背老爷子，陶大庆赖着不动。陶立瞪了哥哥一眼，一阵风闯出，不一会儿，她就将爷爷背到桌上来。

陶家是平原上惟一没有分家的大家庭，十里八庄传为佳话。十六口人围成两桌，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这个家，爷爷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。眼下老人病得很重，偏瘫，眼睛也失明了。老人显示他存在的方式，就是嚷、骂，时间久了，也就没人当事儿了。把爷爷请到桌上，爷爷就不骂了，匍匐在火炕上，挪蹭着干瘪的屁股，像一只蜈蚣精。他缓缓抬起柴棍般的手，摸摸这个，拍拍那个。然后呜呜地哭起来，没

有眼泪，两片脸上的肉扯开了。气氛被老爷子哭悲了，陶大庆和媳妇伤感地抹眼泪。陶明礼独自喝着闷酒。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憨厚有余，智慧不足。陶明礼慢慢抬头，扫了家人一眼，说：“别哭了，大庆两口子出国，二庆媳妇去新疆摘棉花，这叫劳务输出，是孩子们出息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”陶老爷子眼睛瞎着，耳朵却一点不背，伤感地说：“明礼，你一点也不明事理。啥叫劳务输出？这是败家！叫破产！过去光听说工厂有破产的，才几年的工夫，轮到咱农民破产了！到外面疯奔野跑吧！丢祖宗的脸面哩！”然后陶老爷子又讲起他跟随祖先闯关东的情景。

“爷爷，您那是老皇历啦！”陶立笑着说，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哥哥嫂子们要到外面挣大钱去啦！回来给您买辆小汽车，拉您到城里治病！”

爷爷慢慢将嘴唇抻得很薄，喘着说：“等坐他们的车，我这把老骨头早从火葬场的烟筒里冒走啦！”

“爷爷坐我的车！”陶立给爷爷的嘴里送饺子，“爷，等我包了地，挣了钱，就能买汽车。”

“那就看小立的了。”陶二庆笑着说。他给大哥和老爹满上酒，举起酒杯说：“大哥，爷爷是想让我们家团圆。爷爷是好意，可咱们这么团圆下去，只有混吃等死了。所以，我赞成大哥和大嫂出国种地，挣的是美元啊！大哥大嫂，我敬你们一杯，祝愿你们旅途平安！大大地发财！”陶大庆和媳妇辣花举杯响应。陶大庆红着眼睛说：“嗨，有了钱，咱农民就他妈能撒着欢儿地活了！”

娘眼圈红了，爹愣着不说话。

陶立给桌上的小孩满上苹果汁，红着脸嚷：“都举杯！都举杯！”

一家人举杯欢庆，笑声、歌声和酒杯撞击声，把悲伤的气氛硬拧了过来。满屋子的烟气、酒气，呛鼻遮眼。每个人都变得爱说爱笑，爱吵爱闹了。大庆和二庆唱酒歌划拳，两人面红耳赤。只有陶老汉心情不佳，喝酒也觉得特别的累，他咳了两声，把笑容硬在脸上，喝了酒，鼻头一红，眼睛也慢慢红了。

老爹孤独的神情，使老伴儿心里跟着难受。陶立看见爹身后的立柜上，摆放着土地爷像。土地爷像是泥捏的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大红袍，活灵活现，俨然一个小判官。以往，泥像前总是供着香火、馒头、苹果和猪肉。农历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日。陶立知道，家里的光景已濒临崩溃，两年没给土地爷过生日了。当年集体劳动，陶明礼愁吃愁穿，愁柴烧，愁孩子说不上媳妇，填不饱肚子，沿街乞讨。是老支书带着人，从天津城里把他们拽回来，偷偷通报了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消息。全村五十三户农家，学着人家的经验，冒着蹲大狱的危险，偷偷把地分了。家里连年丰收，爹娘请来了土地爷。冬有棉，夏有单，一年忙活下来，家里不拖欠谁的，原先的饥荒也都还上了。农民起劲地选择了土地，可这并不表示土地永远认同他们的选择。虽然有吃有穿，慢慢地，市场经济来了，开始愁耕种，愁种子，愁水，愁产了粮食不挣钱。熬得老人早早驼了背，眼角常常挂着眼屎。连着两年大旱，上游水库干着，陶家的五十亩稻田浇不上水，一家人肩挑瓢灌，总算长了几根稻谷，到头来还不够交提留款的。去年开始，村

上农民就不敢种地了，不种地，村里乡里照收提留款，跟农民弄得很僵。李尔熊乡长和侯二村长采取了过激行动，不交钱的拆房子，关押百姓办学习班。陶明礼就是从第一批学习班里放出来的。陶家咬牙交了一半提留款。这些钱除了卖豆腐脑挣的，就是牙上勒、肚里省的。陶立猜出老爹内心的矛盾，这个背景里，没在田里摔打过的闺女陶立回乡包地，像儿子这种像模像样的农民，却要出走谋生。活活是一把糊涂账呢！

侯二村长晃晃地进了院儿，红月亮已经升起来。

陶家人的酒已经喝完，各人都埋头吃着饺子。两个哥哥开始闲聊。陶立看见娘掉了一滴眼泪走出去。她跟着出去，马棚没了声息，小院十分寂静，而且渐生凉气。她隐在门后，看到娘的身后，叠着一个黑影。定睛望去，院落中央分明有一个矮矮立着的男人。凉气压在那男人的头顶。脸面被衬得很暗。侯二村长秃顶，头顶光亮得像是打了蜡。陶立吓了一跳，几乎与娘同时问：“谁？”“是我！”侯二村长嘿嘿一笑，一抻衣裳，跺跺土，昂了头，由陶立搀进屋里。

一家人给侯二村长让酒，侯二村长摇头，青光头皮一闪一闪。他是民选村长，村里人都惧怕他，没人愿意侯家人当村长，可侯家人偏偏当上了。村民盼民选，可是，民选给村里恶霸以可乘之机。侯二村长虽说不凶，他的两个弟弟却是乡里一霸。候选人里还有刘庆，乡党委希望刘庆能够当选。陶家也盼着刘庆能选上。怕什么来什么，选举一天天迫近，侯家哥儿几个挨门挨户下通牒，谁要是不投侯二的票，他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家家惧怕的这一天，还是无情地来临了，选

举结果是侯二。选举的时候，有记者监督，乡里不高兴也得默认。陶立听说，村东贾老顺家没投侯二的票，家里过冬的柴垛被人放了火，差点把房子烧掉。

侯二村长喝了酒，有几分醉意：“今天我来，一是看看大庆两口子；二来给陶大伯说一声，乡里开会了，有新政策了，搞小城镇建设，咱农民可以把家搬到县城去，村上做小买卖的，优先！”

陶明礼对侯二村长有戒备心，叼着烟袋没吭声。

陶立不知所措，红着脸问：“有这样的好事儿？”

“当然，有好事我就想着你们。”侯二村长脸上藏着笑，怪模怪样看她，“劳力疏散了，小立，你包地的事儿，就会有眉目的！”

陶立兴冲冲地说：“我就等着找你大村长要地！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没有比陶二庆更激动的。如果家搬进城里，他就不用往乡下跑了。他拉着侯二村长的胳膊，刨根问底：“细说说，怎么个进城？怎么个优惠法儿？”

“不是吓唬你们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”侯二村长身子像散了架似的仰靠着衣柜，眼睛立刻就亮了，“上级让县里加强小城镇建设，县城西郊建了一个小区，叫什么农产品交易市场。去那里经商的农民，免费农转非，还有许多优惠，比如住房啦，摊位啦！”

“为什么？这不天上掉馅饼么！”陶大庆问。

“就他妈掉馅饼！听说要县改市，县城人口不够！”侯二村长举着手里的香烟，烟火烫着他的手指，哆嗦了一下，赶紧把烟放到嘴角，吧嗒着，“当然，还因为咱乡下的实情。地

荒着，农民上访闹事，谁不头疼？这不，给你个活路，谁抓住谁就抖啦！”

“侯二，你不是成心往外撵我们吧？”陶明礼说。

“大伯，哪儿的话？”侯二抓着脑袋，“唉，出巢的黄蜂，满天飞吧！连我自个儿也是武大郎的媳妇，给人家养的！”

侯二村长瞟了瞟陶明礼说：“老陶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陶明礼皱着眉头说：“容我想想。”

侯二村长掐灭烟头，晃晃地走了。月光照得一地惨白，侯二村长的脚不断被泥坎子绊着。陶立和娘把侯二村长送到门口，回来的时候，一脚踩着芦花鸡，鸡的翅膀一乍，扑棱棱飞到灶台上，心安理得地卧下。陶立伸手抓鸡，肩膀一颤，双腿屈着，将芦花鸡惊得咯咯叫，稳稳塞进鸡笼里。她一边洗手，一边听家里人说话。听出话题转了，都在钱钱上城的事。陶立听不进去，孤独地站在门口，一手撩着门帘，放屋里的烟，嘴里嗑着瓜子，冷冷地盯着脚尖。她又想杜高了。杜高跟刘小芸在一起吗？现在，他们是说情话，还是熄灯睡了？陶大庆望着走神的妹妹说：“小妹，你也跟着爹回城得了，也好帮妈妈干点活，在城里找个婆家。你有学历，还愁在城里找不到工作？”陶立的思绪被拽了回来，她分析大哥的话，是想让自己帮娘照料他们的孩子。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倔倔地一拧身，赌气似的说：“你们都走，都走吧！我要种地！”沉默好久的爹终于发话了：“眼下粮价这样低，你种什么？种什么都赔钱！”陶立说：“我搞绿色食品，种大米，养水果！”陶老汉咳嗽了两声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屁！漂亮的脸蛋儿能换大米吗？”一屋人笑了，朝鲜电影里的这句台词，用在这里蛮合

适。

四

太阳从东边亮亮而来，映着墙头上极薄的霜。陶老汉勾着腰，躲在厢房里磨豆腐。陶立给老爹打下手，她把大豆、黄豆放进石碾里磨来磨去，磨成浆，再盛在锅里掺水煮，然后用蚊帐布过滤，漏下的白汁，一点卤儿就浆成豆腐。她谨慎地干着，手冻得红萝卜一样，还要光手去抓滤布上的豆腐渣。眼睛涩涩的，使劲挤了几下。以往这是嫂子们干的活儿，两个嫂子一走，轮到娘来摇磨。今天早上娘病了，爷爷在厢房里喊着，非吃豆腐渣不可。爷爷把娘喊烦了，骂了一句老不死的，被老爹狠狠瞪了一眼，陶立主动到磨房里来，给爷爷端过一碗豆腐渣。陶立喝了一碗豆浆，听见侯二村长喊村民开会，她提醒老爹说：“爹，喊开会呢！”陶老汉默默地切着豆腐：“喊吧，他不饿就喊吧！”他切豆腐的样子，很像是在地里锄草。陶立不再说话，又喝了一碗豆浆。她不再跟爹问话，她知道老爹要上城搞三产了，定金都交了，很快就是城里人了。陶家十几口子人，留在村里的恐怕只有陶立一个人了。

秋雨过后，接连召开几次村民大会。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稀，上城打工的走了，出国种地的走了，新疆摘棉的走了，村里仅仅剩下老弱病残。侯二村长把村委会的喇叭都喊碎了，才到了十几户的人。侯二村长就派几个年轻人到各家吆喝，在这家停一会儿，又一群一伙地到另一家去。其实，这个会议

是相当重要的，调整土地承包合同，制定来年生产计划，末了，还要传达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。陶立和刘小芸去了。

会场冷冷清清。农民对土地冷了，乡土好像也不再需要他们，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希望。如果有希望，就只有在陶立、刘小芸这些年轻人身上了。其实，陶立和刘小芸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回乡当农民。因为她们是委培生，国家是不包分配的，原则是哪里来回哪里去。陶立的许多同学都做了“北漂”。在北京城里打工，凭陶立的姿色和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满可以找个外企。漂亮给了她自信和机遇，然而又是漂亮断了她留京的路。临毕业，学校号召同学们搞社会活动，陶立被分在一个房地产公司。公司张老板让陶立给他做家教，陶立就去了。老板家里好阔，花园别墅，汽车保镖，让陶立大开眼界。可陶立没有想到的是，张老板爱上她了，要娶她做二房。陶立慌了，躲进学校里不敢出去，还是被张老板的保镖搜了去。张老板向陶立摊牌：他就是爱上她了，他看上的人没有弄不到手的。陶立吓坏了，心里骂：有几个臭钱就能买了我？她说你死也别想得到我！张老板就把陶立关了起来，急得刘小芸和老师到处寻找。张老板从不强迫她，而是凭借他的巧嘴劝说。陶立根本听不进去，她偷偷给刘小芸打了电话。小芸喊上警察，把陶立救出虎口。张老板恼羞成怒，到处找陶立，扬言要毁了她的容貌。学校让陶立提前毕业，回乡躲一躲。后来听说张老板去怀柔县游玩，路上出车祸死了。陶立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可她一到北京，心里仍然发怵。对于城市，她毫无感情可言，她的事业似乎在远离城市的地方。陶立发誓要挣钱，有钱腰就硬。她和刘小芸想合伙开工厂，挣

钱就得开工厂，开什么工厂呢？乡里的轧钢厂都停着，哪里有肥缺儿？真正留乡搞产业农业的想法，还是跟随同学们去南方考察学来的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绿色农业园区，陶立和刘小芸看呆了。这就叫立体产业农业？上面种荔枝，山腰儿养鳖，肥料顺着雨水流淌下来，滋养万亩稻田，这些稻田是超级试验品种。浇水洒药都是电脑遥控，播种和收割用机械，女老板一年获利五千万。谁说种地没有出息呢？老板李秀也是个女人。这一切在她们心中爆发出一片热烈的赞赏，足以激发人去效仿。陶立她们农校毕业，不在农业上找出路，又去做什么？陶立和刘小芸就一门心思拼一场了。

会很快开完了。侯二村长转身要走，陶立叫住了他。

陶立说：“我们的承包地怎么办？”

“这！”侯二村长为难了，使劲挠着头皮，“我是丫鬟带钥匙，当家做不了主哇！”

太阳极辣，烫得人脸缩缩的。

“问题在李乡长那儿。你们求求他！该出点血就出点！”侯二村长说完就后悔了，腿抖得站立不住，嘴里有口痰憋着，却不敢吐，生怕走了热气再也立不住了。

“好，我们再找李乡长！”

陶立骑上摩托，带着刘小芸去了乡政府。

李剑青正给乡政府造假报表，听见有人敲门，一看是刘小芸和陶立，脸上就松活许多。造假表格，意味着把自己良心悬挂起来，对于李剑青来说，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。做秘书工作四年来，每到秋后把假表上报以后，乡里都要领回一个先进单位的牌匾。看见戴着红花的牌匾，他都要喝酒，喝

得烂醉如泥，麻醉自己几天，然后什么都不去想。醒来了，接踵而至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茫的消沉。其实，逃避是不行的。自己父母、哥哥和姐姐都是农民，他们一年汗珠砸在田野里，却穷得走投无路，连个上高中的孩子都供不起。如果自己丌写这报表，又能怎样？想想自己上学的难处，想想老爹望子成龙的心情，有委屈也要忍着。

“剑青，你紧张什么？是不是给哪个姑娘写情书呢？”刘小芸毫不客气地坐下，“有了女孩也不跟表嫂说说？”

“表嫂，陶立，你们坐。”李剑青站起来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分别给她们沏了两杯茶，“哪阵风儿把你们俩给吹来啦？”

陶立说：“我们找李尔熊乡长！”

李剑青说：“你不是说丌包地了吗？”

刘小芸催促说：“包丌包地是我们的事，你给找找李乡长！”

李剑青放下手里的报表走出去。刘小芸支使他还是蛮硬气的。乡间就是这样，亲戚连着亲戚。待着无聊，刘小芸拿起桌上的报表，看了看，又递给陶立。陶立看见稻谷一栏，填的是亩产七百公斤，奶牛存栏三万头，她们大为吃惊。在她们掌握的数字里，乡里稻谷最高单产是四百公斤，奶牛存栏有三千头就不错了。而且荒芜了的土地，还上报了粮食的产量，数字极为荒谬。她双腿有些飘，看东西也是眼花缭乱，气得五脏六腑都错了位，没一处舒服的地方。陶立带着一脸轻蔑：“李剑青怎么能这样写呢？白投个男人胎！”

“他是小秘书，身不由己！”

“是亲三分向啊！你倒替他护短儿？”

陶立显然不能原谅李剑青：“没想到，他是一个阳奉阴违的家伙！亏他还是大学本科毕业，他的良心呢？让狗吃啦？”

“陶立，你是真不知，还是故意装样子？”刘小芸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，“如今乡下，浮夸风，泡沫繁荣，虚报产值，好大喜功！你就见怪不怪吧！”

“不，我要拿它找李乡长！”陶立一把抢过报表，“看看他怎么说？我们包地，看他还敢不敢刁难我们？”

刘小芸一把夺过表格，红着脸说：“你这人说风就是雨！你这样不是把剑青给卖了吗？这会毁了他前程的！”

陶立说：“整天干这个，也叫前程？李剑青要是还有一点血性，就站出来，替农民说句话。”

“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”刘小芸叹息着。

陶立跟刘小芸还在争吵着，李剑青悄悄推门进来，说李乡长能够跟她们再谈一次，并叮嘱她们态度好一点。

李剑青带着陶立和刘小芸来到李乡长办公室。要账的饭店老板娘刚走。李乡长是个胖子，圆脸，一双似睁非睁的眼睛。据说，他只有在县委书记和县长到来的时候，眼睛才真正睁开。雪亮的阳光投射到他的脸上，像刚出锅的白馒头，嘴唇显得很厚。李剑青显然惧怕他，想走。陶立伸手将他衣襟拽住，他才勉强坐下来，眼睛寻着李乡长的脸。眼下没有乡书记，李乡长就是一把手。李乡长的腐败，乡里反映很大。李剑青深恶痛绝，还得帮着干。因为在倪书记调走之后，他没别的靠山了，如果往上爬，只有抱李乡长这棵树。李乡长的胳膊上戴着黑纱，他的老娘刚刚去世，李剑青帮着操办葬礼，

听说光礼钱就收了十万元。植树节那阵，乡里每买一棵树苗，李乡长都要吃一块钱的回扣。操办葬礼的时候，李剑青曾把消息禀告给陶立她们，让她们上礼。陶立说她没那么贱，压根儿就没去。乡政府门前的“仙客来”酒家也给吃黄了，眼下还欠着饭费，弄得女老板直想跟李乡长上床。李乡长的靠山是县长，所以就处处不容人。乡党委书记倪志林，爱惜人才，对李剑青十分重用，使李剑青感到理想中的生活开始了。可是李尔熊乡长跟倪书记尿不到一壶里，凭借他与徐县长的特殊关系，把倪书记鼓捣走了，自己牵头独掌大权。倪书记一走，李乡长竟然把李剑青视为异己，整日给他小鞋穿，弄得他十分痛苦。

“李乡长，我们承包土地的事，乡里研究了吗？”陶立端着一杯茶水，看着李乡长问。

李乡长仍没抬眼皮：“你们说能不研究吗？本来应该支持你们，把科研成果转换成财富。可是呢，农民不好对付，荒着地，他们不说什么；等把地让给你们，就该上访告状了。”

“农民可以将土地入股，年底会分红的。”刘小芸插一句。

李乡长摆弄着桌上一本《包产到户沉浮录》的书，叹息着说：“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刚刚结束，三十年不变。如果我们乡一夜之间把土地合拢了，就会有人骂我们重吃大锅饭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啊，分田到户那阵儿，我还在村里当民兵连长。我们找当时的公社书记上访，记得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说：‘如果人民吃不饱，一切免谈！’今天你们包地，我也要，如果人民吃不好，一切免谈！”李乡长眼皮颤了颤，“农民富起来容易，穷了也快，一年不种地就完了！我一直努力

说服农民，把他们拽到荒芜的耕地上去。”

“我们耕种，难道我们不是农民吗？”陶立说。

李剑青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过去的精耕细作不行了，她们是新农民，搞的是产业农业。李乡长，你就放手让她们干一场吧！如果不行，再收回来，如今哪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？”

李乡长沉着脸：“李剑青，你还有点组织原则没有？你再说一句，就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陶立站起身，眼睛冒火，“李乡长，你这样说话像个父母官吗？当乡长，你不配！”

“你，你也滚，还没轮到你个毛丫头教训老子呢！”李尔熊乡长也拢不住火了。

陶立一脸凶相，顺手将手里的茶杯，“哗”的一下泼在了李乡长的胖脸上，甩手大步走出去。

陶立捅了马蜂窝，李乡长拿她没辙，李剑青却成了他蹂躏的菜，被骂得蔫头耷脑。刘小芸看着李剑青可怜，跟陶立提议，请李剑青吃一顿饭。李剑青落座之前，陶立郑重宣布一个规定，谁也不能再提李乡长的事。谁先提起罚酒五杯。果然，几杯啤酒下肚，每个人的脸颊都红红的。没人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了。彼此的谈话谨慎含蓄。

李剑青眼睛一会儿盯住陶立的脸，一会儿看着杯中的酒沫，每喝一口，都要用舌头舔一下唇上的酒沫，还要用瘦长的手指拢一下油亮的头发。喝啤酒，他从官场上学来了一套方法。怎样用手指开瓶盖，怎样往杯里倒酒，怎样歪着瓶子端详酒的成色，都显出与众不同。但是，忙活得额头淌汗，也没能让两个女人激动起来。两个女人不说话，李剑青有点沉

不住气了，他不想把这样美好的时光混过去。自从参加了杜高和刘小芸的婚礼，陶立的身影就雕刻在他心里了。杜高走前回话说，陶立对他没那个意思。他失望了几天，但始终没有死心。他觉得她还没过蒙昧期。女孩和女人的蒙昧期，她的全部都属于圣洁。即使陶立发怒，也会保持女人特有的柔媚。在梦里，他感觉陶立就是自己的女人了，这种虚幻的感觉常常给他带来愉快。

几杯酒落肚，陶立说：“小芸姐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李剑青急了。

“到外乡承包土地！”陶立眼睛含了泪水，“我们爱家乡，家乡并不爱我们。李尔熊这个狗官，我们惹不起，躲得起！”

“收兵？这可不是你陶立的性格！”刘小芸说。

李剑青为了留住陶立，为了缓和气氛，笑着说：“陶立，你犯规啦！”刘小芸笑着让她喝酒。

陶立一气灌了三杯啤酒，流得脸颊脖子都是。李剑青急忙抢她的酒杯。陶立死死不放，还要喝，她的小姐脾气一下子爆发：“你，李剑青，活该挨李尔熊的骂！”李剑青被骂愣了：“我，我不是在帮你们吗？”陶立将他造假报表的丑事揭了，还直直地逼近他的良心和灵魂，她的愤慨是真实的，言语也非常尖刻。这下子可戳着李剑青内心的疼处了。李剑青打着酒嗝儿，说不出话来，搜肠刮肚寻找着反击的词句，一点也找不出来，连连喝酒。脸上凄凄的，眼睛也慌出了魂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，他的脸扭曲了，他一把抓住陶立的手，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：“陶立，表嫂，你们别走！别走！李尔熊不是个东西！我他娘的早受够啦！我能扳倒他，我能帮

你们，我也能替乡亲们说话！”他用袖子擦了一下嘴，腮紧紧一缩：“如果，我万一给开除了，你们能收留我吗？能让我跟你们一起搞生态农业吗？”

刘小芸有些慌。陶立坚定地说：“能，就看你表现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李剑青神秘一笑，额头渗出寒光，眼角抖起来，心头如硬石狠狠擦了一下，脑后硬起来。

五

平原上扑来冬天的气象。裸露的泥田，被冻成灰色，地势高一点的田地，恍惚看成一弯犁杖。陶立和刘小芸走在田野里，看见干涸的河床插着一条鱼刺骨。秋收净了，日子就缓下来，缓缓的日子还有点温馨。她们出来散步，等待着李剑青那边的消息。前几天，刘小芸收到了杜高从挪威发来的第一个邮件，是从网上发来的，除了告知生活，就是问她和陶立的情况。

刘小芸看似很平静，讲起杜高来，除了笑笑，没别的什么方式。小芸爱笑，没什么可笑的时候，小芸也是笑笑的。这样的姐妹好相处。只有陶立给她使脸子，她总是宠着陶立。陶立对杜高的情感她一点也没察觉吗？即使察觉，刘小芸也不会往别的地方想，她有时竟傻乎乎地跟陶立讲述他们新婚之夜怎样做爱。

“杜高信里说了，”刘小芸说话爱揉细长的脖子，“到挪威，比非洲条件好，首府叫奥斯陆。在奥斯陆的郊外，有一个农场，他和你哥哥就在那里种地。”

“国外不是机械化很强吗？怎么从中国要劳工？”陶立疑惑地问。

“挪威产石油，富着哪！”刘小芸慢条斯理地说，“那个国家没几个人干活，光知道旅游。你哥来信是怎么说的？”

陶立说：“我哥？他和我嫂子是土包子，根本不懂上网，又舍不得打电话，只是来了一封短信，报个平安。”

“挪威的物价可贵啦！”刘小芸扳着手指头，眼睛泛出神秘，说，“你说，一根黄瓜两美元，一斤苹果六美元，一个西红柿一块半美元，连一根大葱都一美元。他们都舍不得吃。”

陶立心疼地说：“那杜高老师，我的哥哥、嫂子，别给饿瘦了啊！给他们回信，让他们吃好。”

“瞧把你急的。”刘小芸笑得响亮一些，“我们杜高，还有你哥哥，都不傻，他们钓鱼补充营养。挪威到处是海汊、河流。他们买了鱼竿，天天吃不花钱的鱼。蒸鱼、白水煮鱼、红烧鱼、炸鱼条，包鱼肉馅饺子，吃得人都腥啦！”

“杜高回来呀，你就天天搂着一条大鱼精吧！”陶立笑着，笑得直流眼泪。

“去你的！”刘小芸捶了她一下。陶立忙将话题转回来：“姐，你说李剑青靠得住吗？”

刘小芸没有马上回答。她们看见一群鸟鸣叫着，飞落在封冻的河岸上。刘小芸从河岸走下了菜地，这片菜地在陶立的规划里面。一地零零落落的冬白菜，几乎烂在地里。白菜不值钱，没人用农药，青绿的叶子上有一层麻麻的小窟窿，涩涩的菜味儿在地里流淌着。刘小芸默默地走着，不断地揉鼻子。她不知道李剑青使用什么手段帮她们承包土地。但她对

李剑青的感觉是准确的，李剑青爱上陶立了。陶立的脸颊冻得红红的，像一只饱满的红苹果。

半个月以后，李剑青果然行动了。他要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上，跟李尔熊乡长死拼一场。李剑青慢慢铺开稿纸，拿起钢笔。他决定写信给中央和省里领导，把农村真实现状反映上去。回忆模糊的地方，就找出日记本翻看。这些年，他心里有话，无处诉说，就用日记形式诉说，这是上学时养成的习惯。信件写完的时候，审查了两遍，发现忘记了把陶立她们的计划说上去。他赶紧补上去了。他分析陶立搞产业农业，竟然比陶立还要透彻。村委会每年向农民承包土地，传统农民缺信息缺技术没规模，是无法承受的。而陶立她们大面积承包，每户农民可以把自己的承包地，当做股份投入进来。其实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。同时要把两本报表附上，一本是真的，一本是假的。这样会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
写完信的时候，已是子夜，下雪了，天上飘着雪，使李剑青的日子缺颜少色，胆战心惊的。自己看完的时候，都给吓了一跳，是不是让陶立也看看？后来又改变了主意。男子汉做事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！信件是夜里偷偷打印出来的，共印了三十份。发信的早上，李剑青在乡政府门口碰上了李乡长。李乡长竟然第一次赶着跟他说话：“小李，吃了么？”声调善意、温顺。李剑青应答着，用舌头舔了一下厚厚的嘴唇，这是一种慌乱的表现，不敢看李乡长的眼睛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李乡长可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。李剑青抱着一摞厚厚的打印稿，像是捧着一颗炸弹。回到宿舍一躺，浑身的血液好像流到脊背，又从脊背涌向头顶。他曾经犹豫了一下，寄还是不

寄呢？究竟有几成的把握？这样做真能赢得陶立的心吗？他躺到了天黑，一天都没吃饭，一片黑暗中，他也会睁开眼睛，默默地望着屋顶。屋里寒寒的，像是暖气里冷飕飕地冒凉风。忽然，他直直地坐了起来。

夜里，月光照得一地惨白，到处清清楚楚。李剑青走了出来，漫无目的地走到了陶立家，五里地就那么走过来。平原的夜很静，平原的夜是由温馨的鼾声来支撑的。他在陶立的家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想抬手敲门，刚刚举手，又停住了，因为他听见陶老汉的鼾声。鼾声里夹杂着电脑键盘的敲击声，陶立没睡。她没睡就好，键盘声又把他点亮了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来，脸上多了一层凛然。走到村外黑色的空地上，又落雪了，他呆呆地站了好久，头上、肩上都是雪。他跪在地上，双手抓着雪粉，冰凉的雪粉擦在脸上，惊惊咋咋的，他就大声吼着：“告！告！告！”天亮的时候，李剑青把所有的信都签上自己的真名，雪片一样撒出去了。

李剑青焦灼地等待着上边的声音。一个月过去，还没有回音。火在心里烧，烧得李剑青消瘦一圈。解大便都蹲不下身子，即便蹲下去，却又站不起来。还不能跟陶立和刘小芸说，两个女人逼问急了，他就傻笑两声。其实，这阵儿的陶立活得同样难受，她活着较劲，是给杜高看的，也有跟李乡长争高低的成分。可是，路被掐断了，整日力不从心地活着，跟死去没什么两样。

戏剧化的转机说来就来了。最先得到消息的却是李尔熊乡长，上级的批示落在徐县长手里。还没容徐县长找他，他就从徐县长秘书那里掏了底。没给陶立土地，不会使他丢了

乌纱帽；那本假账，却是致命的。他恨死了李剑青，恨也只能吞进肚里。抢在调查组下来之前，他对李剑青亲热起来，耷着的眼皮终于撩开了：“小李，有个事情求你办一下，好吗？”李剑青受宠若惊地点头：“李乡长，您说，您说！”李乡长嘿嘿地笑笑：“你请陶立和刘小芸来，谈谈她们承包土地的事。这个事呢，她们误会啦！谁说我不支持呢？”李剑青微微一愣，还是高兴地说：“我喊她们到您办公室来！”李乡长摆摆手：“别，中午我在仙客来酒家宴请她们！”李剑青匆匆地走了。他一路快慰地想，陶立承包土地的事成了，至于怎么成的，他还说不上来。难道是自己的告状信起了作用？见到陶立她们，却硬硬地碰了钉子。陶立倔倔地说：“我不去！就是不去！”刘小芸盯着房顶说：“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能有好心？”李剑青反复解释：“向上级告了李乡长，可能是起作用啦！从李乡长的态度看，有成！不然为什么请你们吃饭？”陶立还是不去，刘小芸想想说：“走，去看看，也许是他软了！我们包的是地，不是跟谁赌气！”李剑青硬是将陶立给拉走了。路上，陶立再三强调自己的原则，就是李乡长答应包地，她也不会低三下四地给他敬酒，绝不会的。到了酒店雅间，果然看见李乡长早早等着了。李乡长像个变色龙，脸色与上次截然相反，满脸放光：“陶立，小芸，上次的不愉快，我不计较了。日子一长，我也想通了，当父母官就得看得远，你们搞生态农业，我支持，就是上级怪罪下来，我也敢扛着！啊？”刘小芸拉着陶立的手笑着。陶立静静地观察李乡长，没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不会这样的。在吃饭的两个钟头里，她果然没给李乡长敬酒。而且是她拉着刘小芸率先退了宴席。酒桌上只剩下了李乡长

和李剑青，李乡长亲昵地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小李啊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好苗子培养！可是你就是瞧不起我李尔熊。”李剑青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李乡长，没，我没瞧不起您啊！我只是反映一点情况。”见李剑青自己招了，李尔熊就跟李剑青做了一个交易：“小李，过去的事儿，谁也不提了。只要你小子承认那本假账是调走的倪书记指使干的，我就找县委，换届的时候，提拔你当副乡长！怎么样？”李剑青的心跳出喉咙：“这，这，不好吧？”想想过去倪书记对自己的恩情，实在说不出口，看着即将到手的升迁机会，又不愿拒绝。看他犹豫的样子，李乡长打了两个酒隔，说你考虑考虑，我等着你，就晃晃悠悠地走了。李剑青听明白了，每一个字都敲击着他的心。两天的煎熬，这种煎熬李剑青实在是刻骨铭心。他向李乡长缴械投降了。

不久，上面派来了调查组，李乡长蒙混过关，调到城里的倪书记却挨了个处分。调查组一撤，县里又派来了工作组，支持陶立搞生态产业农业，还列为农研所示范田。李乡长转变速度之快，超出李剑青和陶立的想象。李乡长招呼村干部规划承包地，陶立得到土地，心里感激李剑青。换届选举的时候，李剑青终究是被李乡长耍弄了，没能被提拔为副乡长，只是副乡长级别的办公室主任。但乡里同事仍给他夸官。酒宴陶立没有参加。没人知道这个交易，他没跟陶立说，但还是没能瞒住陶立的眼睛，没想到陶立会那样鄙视他，一下子将他看小了。这份痛苦跟谁去说？他喝得烂醉如泥，人都走光了，他跪在地上使劲扇自己的嘴巴。

天亮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

六

浓雾使平原的早晨根本不像早晨。灰色的平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。黑色机械在无边无际的田园里蠕动，画出一条条灰线，铁杆一拱一拱地插秧。突然刮起黄风，铺天盖地，渐渐把雾吹开了，风却使插秧机掉秧，而且污泥肥供应不上，陶立的脸色由激动变得紧张，急切地从车里跳下来，扑扑跌跌踩在泥里查看。她的风衣掀得高高的，单薄的身子站立不住，只好跑到地头，紧紧抓着树干。她明白了，这是沙尘暴，她和刘小芸承包的千亩稻田和苹果园，都淹没在滚滚黄尘里了。刮风是天气转暖的先兆。

“请到这边来！”一个农工喊着。陶立听见了，却睁不开眼睛，摸索着跑，一脚踩空了，跌了回去。她重新爬起来，她想，人只要向前迈了步，也许会跌回的，但只能跃回半步，决不能退回一步。过了一会儿，陶立终于凭自己的力量躲进避风的稻草棚里。草棚子剧烈地摇着，风在吹喇叭，黄土却被挡在了外面，黄土在她嘴里咯吱咯吱响，她吐了吐，没吐出什么，声音难听味难闻。

陶立静静地坐了一阵儿，感觉头晕、乏力、恶心。当农民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。不知小芸姐是什么感觉？她眼下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在污泥肥料棚呢？一切铺开之前，把刘小芸安排在污泥肥料棚，是她报复性的举措。是她抢走了杜高，她跟杜高结婚后，陶立看她的眼神是异样的，仇视、飘忽而不确定。那天夜里，她跟小芸睡在一起，夜里梦见杜高

了，梦见杜高与小芸搂在一起，滚成一团，她忽地惊叫一声：“杜高，杜高！”刘小芸被惊醒了，听见这话一愣。陶立醒了，失神地抱紧刘小芸的脸蛋，一手捏着她的鼻子，另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，陶立的脸颊几乎贴近她的脸。刘小芸不敢看她失望的眼神，感到了窒息般的恐惧。她十分突兀地明白了什么，一把将陶立揽进自己怀抱，哭了：“你喊谁？告诉姐姐！”陶立浑身一软，跌落下来：“不，不！”她冲出房间，跑到刚刚改造的苹果园。后来，刘小芸主动搬离了陶立，两人不能在一起住了。

“唉，也不知小芸姐那里怎么样了？”陶立自言自语地说。她惩罚刘小芸，刘小芸都是让她三分，或是刘小芸根本没把她往坏里想。可是，陶立却承认自己是个坏女人，只是还没坏到要命的地步。这不，她又惦念起刘小芸来了。她跑出草棚，顶着风，沿着羊肠一样的田埂跑着。

草棚离污泥肥料池并不很远。陶立跑到那里，用了半个钟头，雇来的季节工哆嗦着避风，看见陶立几乎没人说话。好像出什么事了，一股慌乱突兀地涌向陶立的心，涨红着脸吼：“刘小芸呢？小芸呢？”农工们还是没有回答。陶立又催问了一句，农工还没答，她几乎急疯了。

“是我把她骂走啦！”陶明礼闷声闷气地说。

“爹？您怎么来啦？”陶立吃了一惊，她一直没有发现老爹蹲在污泥旁，整个人像个泥塑。枣红马默默地立在老爹的身后。

“我不来，我不来你们就拿钱打水漂儿啦！”陶明礼的火气比陶立还大，“你看看，不使化肥，凭这泥就能插秧？你爹

种了多少年水稻，还没见你们这么胡来的！你呀，可气死我啦！”

“您就为这骂了小芸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的事您不插手！”陶立问。

“你们这是贷款种田，我不管，我不管能放心吗？”陶明礼说着，使劲站立起来。

陶立心里窝着火，还要耐心给老爹讲，我们是生态示范田，水稻形成五十公斤产量，要用纯氮肥 2.3 公斤，两次发酵后的污泥，不但含有氨，还有尿素的成分，是生物型有机复合肥料。只有用了这种生态肥料，稻田放水后，才能把蟹苗撒进去，形成生态立体混养。她倔强地说：“将来的大米是绿色食品！绿色食品，懂吗？”她的分析并不能说服老爹，老人只知道大米是白色的。

风慢慢减速。陶立让农工照旧往田里抬污泥肥，陶明礼跺跺脚骂：“你们就败家吧，败家吧！”

陶立终于拢不住火气了，大声嚷着：“这是我的事，败家跟你们无关，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！”

陶明礼骂了一句混账，然后牵着马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望着老爹和马扑进风尘里，陶立的胸脯依然剧烈地起伏。然后就有点难受。她忽然想到了刘小芸，刘小芸面皮薄，家境困难，她没能按原先约定的入股比例交纳投资款，所以陶家人的任何态度都容易让她多心。陶立要马上找到刘小芸，请她谅解。

赶到杜高家里，陶立没能看见刘小芸，大门紧锁。陶立给李剑青打电话，从李剑青嘴里得知，刘小芸的婆婆病了，刘

小芸在城里医院陪床。陶立去医院找到刘小芸，把水果罐头放在杜高娘的病床前，悄悄把刘小芸叫了出来。

“小芸姐，我替老爹跟你赔不是！”陶立歉歉地说。

“不，我不生大伯的气！真的！”刘小芸淡淡地摇头。

陶立蒙了片刻，看了一眼小芸，不解地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这摊子跟我的家人无关。这是咱姐俩的事业。”

“陶立，我，我，”刘小芸有心事，又难以启齿，扭捏了一会终于说，“陶立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生我的气。”

陶立弄不清她的山高水深：“你说！”

“我不入股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拖累你，我家穷，又没你的本事，贷不来款！”刘小芸耷拉着眼皮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非要你入股了吗？”陶立并没吃惊，她猜出来了。她抓着刘小芸的肩膀说，“姐，包地来得多不容易！不是我们姐俩好吗？我只要你这个人，人啊！”

刘小芸讷讷地说：“我会拖累你的！你会后悔的！”

“借口，你休想！”陶立大声喊。

“我的婆婆病病歪歪，如果我泡在地里，杜高会责怪我的！”刘小芸喃喃地说。

陶立愣了一下，慢慢抬起头来，盯着刘小芸。这些日子，她努力忘掉杜高，杜高对她们行为的阻拦是表面的，其实，杜高内心愿意她们把科研成果推广出来。但也有这样的可能，刘小芸把她们承包土地的事情说了，杜高怕刘小芸吃苦，或是怀疑陶立的能力。还有，那天夜里陶立梦中呼喊杜高的名字，

难道小芸疑心了？两个女人之间，夜长了难免梦多。真是这样的话，不能再乞求她了。陶立轻声说：“杜高不让你干的，是吗？”

刘小芸声音极为微弱：“算是吧！”

陶立激烈地吼着：“小芸，如果是我爹伤了你的心，我道歉了；如果是杜高心疼你，那我不说什么！你撤吧！你躲得远远的，我不愿再看见你！我自己干！自己干！”

“陶立，你别恨我！”

陶立脸颊有泪了，晃晃着走了。

刘小芸追了几步：“陶立，你听我说。”

陶立使劲将她甩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陶立伏被哭了一场。早晨无风，街上静静的，一片累极了的静。几声清冷的狗叫响起，接着是悠长的鸡啼。陶立好像病了一场，像是风寒，头疼得厉害，躺在家里不能动弹，眼袋变成青黑色。她口渴得要命，居然喊不出来。喊谁呢？老爹和老娘都不是她的支持者，仅有的一个同盟刘小芸，还半路脱逃了。与去年这个时候比，她瘦得有点脱形儿，脸颊上的两片绯红也退去了。她艰难地爬起来，插秧不能离开她。

“老天爷长眼吧！”老爹老娘默默地说。陶立看见爹娘朝着厢房里的菩萨像缓缓跪了下去。老人不种地了，可他们祈祷菩萨保佑陶立。叩了头，陶明礼和老伴儿走到灶房，摆上桌子，向灶壁神台上的灶王爷敬香，供上点心、糖瓜和酒。娘和老爹跪着祷告：“今年又是插秧年，敬送灶王上西天；有壮马，有草料，一路顺风平安到；供的糖瓜甜又甜，请对玉皇

进好言！”陶立不信玉皇，可她感激爹娘，心里酸酸的。

稻禾绿绿地长高，蟹苗撒进了稻田。

这一个困难期挺过去，陶立就想把刘小芸请回来。为什么这样想？她也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不能没有刘小芸。刘小芸重新走到陶立的身边，陶立不逼问她为什么离开她，因为有一个让陶立还能接纳她的契机。那天黄昏，陶立和两个农工到孵化场拉蟹苗，汽车开到河坝上，噼里啪啦的雨点子就落下来。司机是新手，车轮一打滑，就朝河坡翻滚下去，多亏河堤上有两棵歪脖子柳树，挡住了汽车的滑落，保住了陶立和司机的性命。陶立的胸前被顶伤，黑紫色，不断渗出血来。偏巧是刘小芸率先赶来了，招呼人将她抬到孵化室。陶立昏迷后醒来，见到刘小芸没有骂她，刘小芸紧紧地抱住她，哭得很伤心。后来陶立才听说，刘小芸近来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她，更确切一点，是心疼她，想念她。婆婆病好后，她想到城里去，可是心里总是丢不开陶立，定下心来，才发现她们姐妹之间感情这样深厚。陶立却凄凄一笑：“别哭，小芸姐，阎王爷知道我的事还没干完，就让我回来了！”刘小芸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！”陶立咧着嘴巴说：“我梦里总是尼姑庵里守青灯，哪来的福哟！”刘小芸说：“梦都是反着做的，陶立，你伤得不轻，别笑，得哭，大声哭，哭出来就不会在胸里积病啦！”陶立知道这个理，爹娘也说过。可她哭不出来，稻禾长势那样好，蟹苗都撒妥了，刘小芸也回到她身边来了，能哭什么呢？等人们都走了，刘小芸守着她，还是让她哭。陶立伤感地瞅刘小芸一眼，想起姐妹情感，想起杜高，就有泪水淌下来。刘小芸说：“不行，得大声哭！”陶

立无奈地摇摇头，抓着刘小芸的手哀求：“姐，你打我，狠点！”刘小芸怯怯退着：“我不忍心下手！”陶立尖声尖气地大喊：“打呀！”刘小芸目光紧盯着陶立胸脯的伤，眼睛迷离，第一次露出凶相。她疯了似的变了个人，一把抓住陶立的长发，狠狠地抽了她两个嘴巴，边抽边骂：“你活该遭这份罪，活该！”陶立被打直了眼，呆愣了片刻，一把搂住刘小芸的脖子，哇哇大哭，像一个农妇刚刚死去心爱的丈夫。她开始有泪，后来是干哭，没有一星泪水。陶立果然就哭好了身子，还哭来了刘小芸。

秋收到来，稻米熟了，河蟹出了，业务需要，陶立与刘小芸合计，在县城繁华地界，租了两间楼房，挂了牌子，起名“红苹果生态高效农业开发公司”。这就算她们的总部了。陶立没动用生产的钱买汽车，从乡里倒闭的橡胶厂里借了一辆二手桑塔纳。这是李剑青帮忙搞到手的。陶立精力充沛，模样亮丽，开着小汽车，往来于城市和乡村之间，没有人能看出她是个农民。

那天黄昏，天色远淡。

老爹用枣红马将爷爷驮到田里来了。爷爷看不见，就颤着枯瘦的手摸稻穗，沉沉的，满满的。老爹还给爷爷碾碎稻谷，一粒粒送进嘴里，咯嘣咯嘣嚼着，脸上淌下老泪。老爹神神气气地说：“爹，陶立她们的稻田园区，亩产七百六十公斤！”爷爷点头说：“我们几代人的梦啊，叫这个丫头给圆了，光宗耀祖哩！大庆、二庆他们呢？他们干蛋去啦？”老爹重复着说：“瞧你老这记性，大庆出国了，二庆在城里打工。”爷爷嗯嗯着，颤颤地坐在地头。太阳在晴空移着，那份暖意使

老人昏昏欲睡。枣红马恋地，卧在地头不走，两眼眷眷地盯着田园。老爹吆喝了半晌，踢了它一脚，它死死不动，皮肉抖得模糊，老爹只好把爷爷背回了家里。

天黑的时候，枣红马自己颠回来了。

七

陶立和刘小芸的第二次争吵，竟然发生在粮食销售上。刘小芸不主张先进北京超市，那样要花掉一大笔钱。眼下生产资金紧张，工钱、肥料、雇用机械、上马粮食加工厂，摊子铺得够大的了，贷着款心里慌慌的。陶立与她的观点不一样，她说：“没有销售创牌，就谈不上效益！”她顾盼生辉的眼睛在不发火的时候，显得异常端庄娴雅，一闹起来，一张流利而刻薄的嘴，吐出的黑话，不免让人难以接受。

在机器轰鸣的包装车间，刘小芸心里有些酸，就硬硬地说：“你在犯冒进的错误！我的话，说到家了，听不听由你，因为你是法人代表。”她像散了架似的，不说话了，呆睁着的眼睛里慢慢流出泪水。刘小芸勤快得出名，就是流泪也不闲着，把塑料袋抖得很响，白白的大米弹跳着。

陶立果断地说：“花点钱，也要把红苹果系列产品，打进北京的超市连锁店！”

刘小芸耐心说服她，陶立气恼恼的，嘴角收得紧紧的，好像要排除任何干扰。陶立把大米起名为红苹果牌。包括红苹果牌大米、黑米、糯米、八宝米、玉米等等。米质饱满、清澈而醇香。可是，市场的冷落也是意料之中的。一垛垛包装

精美的粮食，如果硬卖，也能卖掉，但是价格太低。粮价一直没有很好地反弹。只有进超市，粮食会翻四倍的价格，牌子也能创出去。这个目标太诱人了。陶立一阵激动，热血沸腾，走到院里平静一会儿。刘小芸不看她一眼，默默干活儿，进进出出像个影子似的。陶立把包装好的样品装进汽车的后备箱，然后走进汽车里，跟谁较劲似的开走了。她要独闯北京了。

这一次，陶立带着粮食外出，本来不抱什么希望。当时跟刘小芸犟嘴，心里烦闷，想借此出来散散心趟趟路。到了北京，倒也觉得自己是过于冒进了。她走了几个超市，没人认她的红苹果牌子，质量根本不看。对方要多看的，竟是她漂亮的容貌。撤回来？受不了刘小芸的冷嘲热讽，就强挺着，每天吃着方便面。

一个傍晚，陶立竟然在长安商场门前设摊，独自卖起了成袋的大米，引来众人观看。看也行，起码是个宣传。陶立没有一点羞涩地说：“我们冀东平原的苹果米，吃了养人、明目，您想不想尝尝？”有人就抓包装精美的塑料袋。不一会儿，工商执法人员就把她抄走了。在工商局的办公室坐了一夜。是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将她解救出来。通过这个同学，她结识了一个超市老板，老板对陶立产生兴趣，巧设圈套，想把陶立睡了，还说要把她养起来。陶立气恼地想，又回到毕业前的老路上去了。一般女人对这样的男人都怀有戒心。她狠狠地骂了老板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即使我陶立做小，也没你的份儿！我的产品进超市，是想挣钱，想发财！钱能代表我们成功，钱能代表我们的价值！你他妈永远不懂，不懂！”老板被激怒了，

无耻地打了她一掌，两条鼻血簌簌地流下来，涩涩地淌到嘴里，她将满口的血浆和唾沫，一起啐到老板的胖脸上。老板走后，陶立晃晃地走出饭店，忍到汽车里，悲悲地哭了一场。她无路可走了。她是连夜回乡的。汽车下了高速公路，行驶在颠簸的村路上，没有月亮，她能凭着星星，辨得出深灰色的土路。一条条灰带一样的土路蜿蜒而去。

离乡政府不远的十字路口，修车铺前，坐着一个男人。汽车走近，陶立慢慢认出是李剑青。此时的李剑青在乡政府里岌岌可危。李尔熊乡长会耍手腕，被提拔为乡党委书记，根基稳固以后，就暗暗地报复他了。李剑青有口难辩。李尔熊乡长看透不说透，表面明确他为办公室主任，让他负责乡里农民进城事宜。实际上把他悬起来了，乡里的一切底细，他都摸不着。陶立呢，对他比前时亲近，感情上仍然是模糊的。在乡里的失利，随之而来的烂肠事困扰着他，烦恼和失落缠绕在一起，凌凌乱乱找不到头绪。后半夜，修车铺都关了，他还呆呆地坐着，勾着脑袋吸烟。陶立的汽车驶过，李剑青没发现她，她把脑袋探出去，亲热地喊：“剑青！”李剑青站起来，喜出望外，爬上车来，探过脸，搂住陶立，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。然后就像个孩子似的，依偎在她的肩头，声音哽咽：“陶立，我好想你，跟我说说话，好吗？”陶立亲昵地回吻了他一下：“傻子，去哪儿？”李剑青说：“我跟你走！”陶立想了想说：“去县城的黑鸭子酒吧。”李剑青咧嘴一笑。陶立推开了他，把车开走了。

黑鸭子酒吧是陶立喜欢的去处。陶立牵着李剑青的手，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。她要了两杯野力干红、一篮爆米花和两

杯咖啡。狂暴的音乐哐哐地响。墙壁上断了茬的猎枪震得颤抖。美国西部流行帽儿被震下来了。李剑青弯腰捡起帽子，重新给挂上去。他有满腹的委屈要找陶立倾诉，音乐震耳，说话要大声喊，陶立才能听见。干红葡萄酒和咖啡送上来，陶立让小姐换个曲子。忧伤的小提琴独奏，好像更适合他们两人的心境。小提琴曲响起来，李剑青和陶立喝酒。李剑青一把抓住陶立的手，想说说自己的处境，这个环境，又说不出口，好像他说不说什么，是目前最不重要的一件事，他只管抚摸着她的手就是了。陶立能够料到李剑青的迷惘和消沉。李尔熊乡长是什么人？他不会罢手的，说不定时机一到，还会对她陶立下手。她喝了一杯咖啡，嘴里满是苦涩。自从杜高走后，能够刺激她工作欲望的就是咖啡和酒，那是增添生活情趣的添加剂。李剑青远远没有走进她的内心深处，她只是有点感激他。李剑青想辞职，跟她们搞产业农业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她看出来，李剑青骨子里是喜欢官场的。

“剑青，今晚我们喝酒、跳舞，只管高兴就是。”陶立瞪着酒泡红的眼睛跟他碰杯。李剑青不愿意在她面前表现出一点慌乱，看见她，情绪上还是流露出紧张来。他比陶立大两岁，在她面前怎么显得自己小呢？自己是不是有了恋母情结？

忧伤的小提琴曲告終了。回到座位，两个人对视着，多么舒畅和惬意！陶立从他的眼神里悟出，李剑青总想从她这里弄懂生活。生活是你随便能弄懂的吗？她常常捡起最直接的结论：生活撩拨着我们最原始的欲望，进行漫长或短暂的旅行，游戏的规则闪烁不定。酒喝到极致的时候，陶立伤感地说：“人啊，追逐金钱，追逐名誉，追逐声色，追逐价值，

从早到晚，忙忙碌碌，为每一个新增的铜币，每一格官位，每一点名声，欢喜或者悲哀。失了又得，得了又失，不停地欢乐，不停地悲哀，不断地焦虑，又不断地追逐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人一走上经商的车道，只有道路，没有出口，惟一的出口就是死亡。我们不愿意死，就得追逐，活得好累呀，可我只能这样活下去了。”她泪流满面地说，不停地喝酒，隐约觉得一种绝望，并不强烈的绝望。

李剑青很爱听她说生活，过去从没听她讲过。这一两年，她变了，不再清纯，变得丰富多彩。直到她喝得神思恍惚，前言不搭后语了，他才把她背回了公司办公室。陶立的办公室有床，李剑青慢慢把她放倒在床上，心里渴望，却又不敢动她，慌慌地愣神。萦绕在李剑青心头的烦恼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像有一股暖流，暖流不曾被开发，不曾见过阳光，暗暗地流，汹涌地流。陶立一声不吭，只是默默地淌眼泪。最后，李剑青被无边无际的平原慢慢吸进去了。他脱得光溜溜的，依偎在她的怀里，睡得很踏实。第二天早晨，陶立是喊着杜高的名字醒来的，弄得李剑青很没劲地上班去了。

陶立待了半天，心想早晚会有这么一回的。她梳洗过后，静了静心，默默地坐在电脑前，打开电脑，看看杜高是不是给她发来了新的邮件？没有邮件，她就失望地呆坐。想他干什么？还是走进聊天室吧！忽然，她眼睛亮了，她从网络上得到一个好消息。韩国金狮集团总裁朴志远要到北京，他们是专门经营超市的，他们要在中国选购绿色食品。陶立心里谋划着，继续查找朴志远总裁在北京下榻的地方。

马上给北京朋友打电话。朋友查出头绪，接待外商的是

国家进出口贸易总公司。这是个好机会，北京超市没打进去，说不定会直接走出国门。夜里躺下睡觉的时候，她的头脑清醒许多，淡淡地自问：这行吗？她想，网上的信息会不会是假的呢？不管是真是假，她都想试一试！第二天，天还没有亮透，陶立开车到了加工车间，装上自己的产品，急急地去了北京。依旧通过那个同学，陶立很快与国内贸易公司挂上了，吃了两次饭，陶立并没有得到准确的回答。中方不想让陶立经理与朴志远总裁直接见面。

怎么办？陶立看着朴志远总裁下榻的五洲大酒店，挖空心思地想办法。朴总裁明天的第一个考察地点是北辰超市。玉菱牌大米很知名，他是冲玉菱牌大米来的。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她急躁地转着，燃眉之火，几乎烧得她崩溃了。忽然得到一个消息，哈尔滨大雾，玉菱集团梁经理的飞机延误。必须打这个时间差，在梁经理下飞机之前，她得抢先一步见到朴总裁。

怎么见？直闯朴总裁客房，她会被保镖当成三陪女轰出来，只能冒充玉菱集团的营销经理。陶立走进了北辰超市，买了四袋玉菱牌大米，悄悄躲在自己的客房里，把其中两袋划开，换上自己的苹果牌大米。将塑料袋规整地粘好。她抚摸着怦怦狂跳的胸脯，希望这次铤而走险有所收获。换米的时候，她双手颤颤的，仿佛自己在印制假钞，浑身被汗水湿透了。歇息片刻，她擦汗的时候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，脸白而无光，鼻头很亮，自己给自己鼓劲：别慌，你也是经理，你的产品比别人的更好！

夜里九点，酒店的前厅和过道都很亮，金碧辉煌，比白

天还要好看。陶立去了朴总裁的客房，客房里没人。听服务员说，可能是去康乐宫游泳了。那里还是容易接近的，她也去了游泳馆，没有看见朴总裁。她只能回来再等，等到夜里十二点钟，朴总裁一行三人回来了。她很轻松地跟进了客房。

陶立微笑着坐下，脸上充满神采，黑黑的长发柔润地缠在浑圆的肩上。她递过名片，用十分流利的英语说：“您好，我是玉菱集团营销经理陶立。”

“哦？你们到了？”朴总裁冷冷地说，接过名片看了看。

“我是比梁总先来的！”陶立说，接过朴总裁的名片，这才细细打量一下这个闻名亚洲粮食业的企业巨人。过去，她以为他是个老头儿，见面才看出他有四十多岁。不爱笑，脸庞坚毅，体格颇似施瓦辛格肌肉型男人。朴总裁的秘书告知陶立，老总累了，只能谈半个小时。陶立有礼貌地点点头。

“陶经理好漂亮啊！”保镖开玩笑说，他对漂亮女人没有防备。

“不，我们玉菱的米更好！”陶立慢慢将四袋玉菱米掏出，特别强调说，“我们有两种米，请朴总裁鉴别一下，看有没有差距。”

朴总裁面无表情，拿过米袋看了看，忽然扭过头，眼光锐利：“喔？到底有什么不同？”

陶立一口气将两种米质不同的种植和加工说出来。她特别夸大了自己的米质，还特别把两种米拆开口袋，倒出白白的米粒给朴总裁看。朴总裁戴上眼镜看看这把，再看那堆，仍旧没有表态。

时间已到，秘书送客了，让她明天上午十点来。陶立轻

轻走出来，伏在墙壁上喘了口气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朴志远总裁从北辰超市回来，他也带回了玉菱牌大米，让人与陶立送来的米一同化验。

这个时候，陶立正瞄着酒店前厅里进来的人，看看哈尔滨的梁经理是不是来了？万一在朴总裁的房间撞上怎么办？那不仅是尴尬的事，说重了还是诈骗行为。昨天她一宿没睡，吸了好多烟，算计着明天怎么办？她走到总台查阅了哈尔滨的梁总经理住在566客房，她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接着，陶立的手机响了，朴总裁秘书打来的，请她马上去客房，秘书语气冷漠而疑惑。

败露了！陶立吓出了一身汗，满眼金花飞溅。

逃吧，这一刹那，陶立脑子里闪了一个逃的念头。她的骨子里“嗖嗖”冒冷气，现在退了，也许还来得及，公安找不着线索，因为朴总裁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陶立回到房间，麻利地将包裹装好，提着下楼，装进汽车后备箱。汽车缓缓驶出亚运村大门的时候，她又犹豫了，在安慧桥上兜着圈。逃？逃出这回，你就永远别想进来了，这个机会就彻底丢失了。在看见曙光的时候退出，陶立不甘心。古语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！遭遇玉菱集团的人怎么了？我也真是经理，没偷没抢，朴总裁以质定夺嘛！稳了一会儿心，她咬咬牙，又将汽车开回来。

陶立走进卫生间，整理着头发，也在梳理心绪，然后毅然走进电梯，直奔朴总裁的房间。进了客房，没有看见梁经理，只要朴总裁赏识她的红苹果牌大米，什么险情都不在话下。她轻轻坐下来，机敏地观察着朴总裁的脸色，冷峻异常。

朴总裁干巴的脸皮一皱，静静地问：“陶小姐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陶立重新递过一张真名片，镇定自若：“朴总，我是经理，红苹果公司经理，红苹果大米是我们的优质品牌！您别害怕，我不过是脚踩两只船罢了！”

“两只船？”朴总裁问，“梁经理不认识你啊！”

陶立淡淡一笑：“鉴定结果出来了么？您先说，哪种米更好？然后我如实讲给您听。”

“中国人有意思！”朴总裁挥了挥手，秘书递来了一种米。

“这是我们的米！”陶立的眼睛寻着，心里松活了。

朴总裁掂着手中的米：“陶小姐，这的确不是玉菱米，它的米质是绿色食品，没有污染，使用的是污泥混合肥料。”

“您真是行家！”陶立鼻翼扇动着红光，把自己的甘苦，把自己的规划，全盘托出，讲得眉飞色舞。

电话响了，秘书说是玉菱集团的梁经理打来的。朴总裁轻轻摆了摆手，没接，示意陶立继续讲下去。陶立从绿色食品讲到了以后的观赏农业。朴总裁先是震惊，继而是习惯，然后是欣赏。甚至不大相信，眼前的女孩是中国姑娘。

陶立站起来，红唇间微露白齿：“欢迎您到我们农场考察，您会赏光吗？”

朴总裁脸上终于微微一笑。他看人不看面，看骨子。这一刻，陶立精疲力竭，连半点挪动脚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下午见到梁经理的时候，朴总裁什么也没讲，还把陶立的红苹果大米介绍给了他，然后就毫不客气地说：“红苹果米，比你们的好！我们与红苹果合作定货！”梁经理惊讶地张着嘴

巴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大雾使飞机延误，同时淹没了玉菱的市场份额。陶立激动地握着朴总裁的手，说不出话来。陶立陪着朴总裁转了几个超市，朴总裁每到一个超市，都要拿出这袋红苹果米，都没有发现这样的米。弄得超市老总十分尴尬，看着大米疑惑地眨眼睛：这是哪儿的米？陶立也敢说话了，说出了秘密，浑身倦睡的神经都欢腾起来。过了两天，陶立把朴总裁和随从接到乡下，进行现场考察，朴总裁定货五百吨。北京超市的老总也跟来了一些。北京的定货，只能推到年底供货。快进腊月门儿了，日本商人也赶来考察，电视广告紧紧跟上了。使红苹果进入了城市名牌的行列。

贷款回收了一半，刘小芸还觉得是在梦里。陶立将一把米塞进刘小芸的衣襟里，一下子使她梦醒，痒痒得笑起来。

八

正月十六，陶家要搬家了，老爹、老娘和爷爷要搬到县城了。那边的房子已经盖好，一家一户的小院，搬过去就可入住。在举家迁徙的问题上，陶立是赞成老爹考虑的。老爹不种地，牵着枣红马卖豆腐。市场在县城，每天起早贪晚，往返要走四五十里的路。二哥在城里打工，二嫂从新疆摘棉回来，也想去县城干活儿。大哥的孩子从乡里初中毕业，到了县城读高中。爷爷和老娘待在村里，身体病秧秧的，在城里就医会方便些。按照政府安排，老爹在贸易中心租了一个摊位，白天卖豆腐或农产品，早上还可以出摊儿，卖豆腐脑、豆浆和油条。只要肯吃苦，一家人在城里的生计还是有保障的。

陶大庆两口子不断从挪威寄钱来，还有陶立这样的靠山，陶家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
这天早上，天色麻黄，陶立还美美地睡着，爷爷就在厢房里骂开了。爷爷说他死也不走！爷爷骂着骂着就没声了，喉咙里硬着啞啞的痰声。陶明礼老汉收拾着东西，听见老人没声了，不由惊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走进屋里，发现老人脸色苍白，喘不上气来。他让老伴儿给老人喝了一碗豆浆，爷爷才慢慢睡去。陶老汉跟老伴儿将一对粉黄的箱子抬到院里，侯二村长就过来了，一来给他们送行，二来发放土地入股分红款。陶老汉知道，这两千块的红利，是女儿陶立她们的公司返还的。李尔熊乡长怕回收土地提留款困难，当初的合同规定，陶立公司占用土地费，直接交往村里，村里扣除上交提留款，余下的返还农民。陶明礼老汉掂着厚厚的红包，感慨颇多。侯二村长脸一短，肉横着笑：“陶老头儿，你有福哇，你有个好闺女！”陶老汉看看陶立的屋子，递给侯二村长一包石林香烟：“侯二村长，我走了，小立在村里的事儿，你就多关照。孩子小，又任性，她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头，你就替我骂她！”侯二村长接了烟，怯怯地摇头：“咱可别倚老卖老，如今你闺女可不是凡人，她的能量比我大，我只等着沾她的光哩！嘿嘿嘿！”陶老汉嘴上不说，心里受用。过去，侯二村长对他可没这个态度。侯二村长走后，陶老汉扭回头，隔了距离瞅小院，摸摸这儿看看那儿，眼角便蓄满泪水。

“嘶，嘶！”枣红马挣脱了缰绳，走到陶老汉跟前来，嗅着老人的胳膊，扑脸地抓挠。

对了，枣红马怎么处理？陶老汉脑子忽悠一颤。这些天

忙乱了，竟然把枣红马给忘记了。他抚摸着枣红马的头，真的作了难，进城后就不能带它了。听陶立说，城里的马丢下粪尿，警察还要罚款的。卖了它？陶老汉怕马受了委屈；杀了它，自己又真正舍不得。这匹马跟了他二十二年，从感情上难以下手哩。陶老汉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就敲响了陶立的窗户。陶立被老爹敲醒，没来得及梳洗，就跟老爹商议枣红马的归宿。陶立和娘意见一致，她怕老爹心里牵挂，断断是不能卖的，杀，杀了一了百了！陶老汉闷了一会儿，还是依了陶立。可是，谁来杀马？

找不到合适人手，李剑青带着解放汽车来了。李剑青是来装车搬家的，遇上杀马的活儿，显然有些束手。为了在陶立面前表现男人的强悍，他还得硬着头皮去干。他今天穿着牛仔服，陶立又给他的腰间系上围裙。李剑青操刀之前，先是要把枣红马捆绑起来。马在院里奔跑，李剑青满脸寒光一闪，腮上绷出筋来，一个鹞子翻身，扑上去，紧紧勒住皮缰。马嘶叫着跳起，鬃毛飞扬，急急地跑（读 páo）了几下蹄子，踢着了左肩。他咬着牙，手不放松。马的嘶声很烈，漫开去，撞了小院的墙壁，又远远地荡回来。司机和陶立赶上来，齐手将枣红马绑上，拴在马槽的木桩上。

“杀吗？”李剑青狠狠地举刀。

陶立看了老爹一眼。

陶老汉抱着脑袋蹲在地上。

陶立大声喊：“杀！”

枣红马不再嘶鸣，张着嘴巴喘息，哗哗地淌眼泪。陶老汉瞥了马一眼，就挺不住了。天还寒着，陶老汉的脸上就冒

汗了，眼泪也不停地流下来。陶立喊了一声爹，李剑青回头看了看陶大伯，操刀的手落了下来。“别管我，杀吧！”陶老汉缓缓站起身，看见李剑青再次举刀，他晃了一晃，感觉一口腥热的血团，在他喉咙里滚动，涌到嘴边的时候，就强咽回去。“我的马！我的马！”老爹闷闷地吼了两句，头晕眼黑，直挺挺地倒下去了。

“别杀啦！”陶立说。

人们七手八脚把陶老汉抬进屋里。上午十点钟左右，二哥二嫂赶来，家具和杂物都装好了，陶老汉才慢慢缓过劲来。陶立告诉老爹，她决定了，枣红马不杀了，带到城里再说。城里贸易区紧靠郊外，养马也许不怕。陶老汉马上就精神了。

汽车出发的时候，他牵着马跟随。陶立估计爷爷阻力大，就把爷爷搀进自己的轿车里，娘也上了她的轿车。让陶立吃惊的是，爷爷一声都没骂，一上车就眯眼睡着，手里捏着一只白金酒壶。汽车驶出村庄，陶立看见村里其他人家也在搬家。今天是旧历十六，每家都知道这是个吉日。村东卖冰糖葫芦的何罗锅，坐在双排座汽车里，齙着金牙跟陶立打招呼。紧接着，卖菜专业户美兰嫂的拖拉机跟上来了，柴油机的排气管子噗噗地响着，急急地喷出一股股黑烟。

雪融化了，地皮湿湿的，有点打滑，所以整个车队开得很慢。大概是惊蛰时候下的雪，雪是存不住的。陶立的汽车刚出村头，天上移着大块的云，高高的，含雨的浓云。过了乡政府，云团就飘走了，天空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汽车爬上了两乡交界的大道，往城里搬家的车辆更多了，拥拥塞塞。碾碎的稻草粉末卷进泥浆里，在她的目光下荡来荡去。车轱

轱辘沾满泥浆和草末。

汽车堵住了。车队绕到卵石滩的时候，卡车开过去了。滩上的酥冰裂开了口子，清冷的河水涌上冰面，将冰碴儿蚕食着。陶立的桑塔纳车底盘低，过河途中熄了火，还是陶老汉动用枣红马，将她的汽车拖上河岸。陶老汉满口夸奖他的马，陶立美美地想，这老马看来还有些用场。枣红马在水里劳作，竟拖上来好多的车辆。累得它脖子缩缩的，后胯上绷得很紧的一团筋肉，明显地松弛下来。过了河岸，村里的那片平原彻底看不见了，枣红马回头看了好久。

进城的第一夜，爷爷就死去了。

爷爷咽气那阵儿，嘶哑地喊了一嗓子：“给我弄碗豆腐渣！”陶立不在身边，陶明礼老汉正在喂马，爷爷喊完身子就直了，临走也没吃上豆腐渣。陶立在身边就好了，她会满足爷爷的。陶立将爷爷的骨灰盒搬回了村里的老院。院已败落，瓦楞上满是枯黄的草，抖抖索索，瓦屋顶上的兽头狰狞地斜刺着。爷爷居住的厢房是空的，与她的闺房遥遥相对。过去，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都能听见爷爷的谩骂声、咳痰声。这阵儿没有了。窗前的马槽空空的，枣红马咀嚼草料的声音也消失了。只有一两只家雀归来，在房檐下扑棱着，发出一些扑翅的声响，给她带来一点活气。

有很多事情，男人是不理解的。很长一段日子，陶立都有意疏远李剑青，她每每见到李剑青，都用一种随和、平淡的目光望着他。跟没发生那种事情一样。她故意把他晾着，她是什么意思？她心里依然丢不下杜高吗？

可是，陶立姑娘却是李剑青惟一牵挂的人，他离不开她

了。她的身体，她的气息，她的声音，还有她耕种的那一片土地，都是他所喜欢的。不管自己沦落到哪一步，他都会无怨无悔地爱着她，直到把她娶到家里。可是，他不给他再次亲近的机会。陶立在商场上精于算计，在婚姻上也深谋远虑了。

陶立对李剑青的感情是模糊的，还没有把握认定自己是否真的爱他。她首先想到的是农场的事业需要她，离不开她，而农场的兴衰成败，决定着她的声誉以及农民未来的希望。不是没有时间想爱情，而是她看不见爱情在哪里。那么多的资金押在土地上，岂能当儿戏？平淡的日子不能满足她，她需要未来。

过小年儿那天，李剑青和刘小芸过来看陶立。李剑青穿着淡蓝色的夹克衫，浅灰色的水洗布裤，头发抹得很亮。他关心地问冷问暖，并不能激起陶立的激情。当她从刘小芸嘴里听说，杜高从国外寄照片来了，就忽地坐直了身子，惊奇地叫了声：“真的吗？给我看看！”李剑青看着陶立的笑意，打了一个冷战。刘小芸却缺心少肺地笑着说：“看把你高兴的。给你，给你！”陶立发现李剑青的表情有点不对头。刘小芸从兜里拿出照片，脸上荡漾着幸福和喜悦，有点羞涩地说：“小立，你看，他多帅！”李剑青冷冷地看着刘小芸，心里骂：傻×！难道你真蠢得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照片里的杜高，穿着讲究了，灰色的洋西服，打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带。人还是那样，没胖没瘦，脸稍稍白了一些，与陶立梦里的不一样，却比梦里的更具体。刘小芸抓过照片放在胸口，好像有人要抢走似的。

陶立把照片给了她，冷了脸，失望使她手脚冰凉。后来一想，杜高不是她的，他是刘小芸的，只要刘小芸活着，他就是刘小芸的。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，怎么又忘记了？刘小芸和李剑青一走，陶立趴在电脑键盘上，呆愣了好长时间。

春天的天气转暖。刘小芸把陶立喊到地里来，说有要事谈。正往地里放水，水亮亮地漫过垄沟，打着旋儿，溅起一片噗噗的水泡，飞撞在刘小芸发热的脚面上。陶立无聊地往水里砸着土块，她的脸映在水中，不时偷看刘小芸的脸，蓦然一惊，水里的脸在抽搐、颤抖，身影一点点缩，一点点暗，缩成了一只苍白的小纸船。

“小芸姐，你说话呀！”陶立沉不住气了。

刘小芸脸黑煞煞的，不吭声，也不看她，像陶立做错什么事情。陶立说：“小芸，你今天脸色不对，你不说，我可要说话啦！”

“我要说！”刘小芸很脆地说。她本来要大骂陶立的，当今天走上地头的时候，她变了。陶立刚刚从污泥池回来，身体很疲惫。“陶立，其实我也没什么大事！”刘小芸盯着陶立的眼睛，“你和剑青的事儿，是不是该办啦？”陶立摇头：“办？我对他没感觉！”刘小芸大声说：“人家剑青哪点对你不好？你这样吊人家的胃口？”

陶立心里陡生气愤和委屈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刘小芸说：“剑青为了我们，失去了多少啊？”刘小芸尖着嗓子，气愤地喊：“他跟李乡长闹翻了，他给我们投资入股，他为了谁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他爱你！是冰也得化了呀！”陶立的胸脯剧烈地起伏。过了一会儿，看见刘小芸不说话了，就慢慢仰起脸：“你说完

了吗？”刘小芸从她锐利的眼神里，感觉不对劲了。

陶立拢起的长发一下子散开，松松散散的，有点疯狂：“小芸姐，我说过剑青不好了吗？帮过我们的人多了，我都要嫁给他们吗？那样我陶立结十回婚都不够！”

刘小芸被噎回去，沉着脸，眼睛像两条水中的黑鱼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惴惴地走了。陶立看着她的背影，心情坏透了，好心情已经被鬼吃掉了，她很沉地叹了口气。

第二天的晚上，李剑青好像听到了刘小芸的口信，就过来找陶立谈谈。陶立很平静地看着他，还亲热地握了手，他的手是冰凉的。陶立问：“剑青，你的手好凉啊！”

“没人疼么！”李剑青最懂得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“一个情场上挨了子弹，官场上踩了地雷的人，还有温暖吗？”

“别这样说！”陶立轻轻摇头，“你手凉是休息不好，做梦了吧？”

“我天天都做梦！”

“梦见了什么？”

李剑青愣了一下，笑笑说：“梦见雨天穿雨衣又打伞，我家墙头长草！还有我入了洞房！你不是会解梦么，给我说说！”

“要换届选举了，你送礼了吧？”陶立嫣然一笑，掰着手指说，“这梦好哇，穿雨衣打伞，双保险；墙头长草，是高人一头！入洞房么，你小子肯定上去啦！”“可我听说，还有另一种解释。”李剑青眼镜后面，闪烁着冷冷的目光，“穿雨衣打伞，多此一举；墙头长草，没有根基啊！至于入洞房么——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”

“天哪!”陶立不笑了，仰起脸，“这可是你说的!”

李剑青跟着苦笑，在桌子旁坐下来吸烟。陶立才不关心李剑青心里怎么想，她已经把他当成一个普通朋友了。

这时有一块云朵慢慢划来，使天空暗淡许多，红月亮照不到桌面，也没照到陶立，她的身影和心一样影影绰绰不清楚。李剑青的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划来划去，尴尬、恍惚，她美丽的形象不知不觉地隐退了。她曾经那么长久地滞留在自己的心中。他今天怎么了？既不紧张，也不激动，一切都那么宁静、踏实。

九

弄不清哪阵雨哪阵风，淋湿了日子，吹黄了稻谷，树叶开始零落，秋天便到了。陶立悄悄走到后院，从土坡上望去，一片茫茫的白。白花花肃杀的秋色，风也变得冷峭，要不是苹果园里挂着红灯笼似的苹果，简直就没有一点生气了。陶立忽然想把身边的年轻人都喊来，喝酒、蹦迪、说说笑话，哪怕是从李剑青嘴里冒出的荤笑话。不一会儿，李剑青、刘小芸和公司的几个职员都来了。

“开音乐，跳迪斯科!”陶立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鸟，鸟贴着地皮飞，飞不远又落下，好像引逗人似的。舞曲就哐哐地响起来，陶立、刘小芸拉着李剑青等人跳起来，鸟们就吓跑了。李剑青扭头看了一眼陶立，多么繁重的劳累奔波都没能使她修长的身体变形，总显得那么轻盈、活泼。

“你们可够能开心的！”李尔熊书记和侯二村长进了后院。摆上茶壶、茶杯、糖果、瓜子和红苹果，陶立和刘小芸赶紧递烟、沏茶。李剑青乖巧地把音响关掉，音乐一停，李尔熊书记就笑吟吟地说：“陶立经理，我和侯村长来，是有求于你的！”

“客气啦，客气啦！”陶立说着，眼睛灵活地转了转，不等李书记和侯二村长开口，她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来的。老古语是对的，秋天容易招贼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。就算你关上大门，贼也要从水道管里钻进来。这年头的贼高级了，不拿东西，瞪着眼围着钱转悠。秋天卖米的时候，有几个村的农民造假，被工商局给查了。陶立不深究，农民们却是不甘心，纷纷找乡政府，求助李尔熊书记，用行政命令的方式，强迫陶立就范。陶立没有理睬。要命的是本村的农民，他们追着陶立，又是下跪又是哀求，把自家的大米给搭配着销出去，弄得陶立没处躲没处藏的。

李尔熊书记吸着烟，先是对陶立的业绩表扬一番，然后拉着长音说：“乡里有二十吨大米，有你们村的，也有外村的，反正都是乡亲们的！乡里鉴定过了，小芸也看过了，都是优质米，乡亲们为了多收入点，你就给个面子，贴上红苹果牌的标签，卖出去算啦！这样也免得他们造假，给你找麻烦！”

陶立看了刘小芸一眼，没说话。刘小芸怯怯地看着她。

“挂你们的牌子，也不白挂喽！每斤给你们加五毛钱！”侯二村长掰着手指，“陶立呀，你又赚啦，你的土地提留款，不就出来啦？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哩！嘿嘿！”

陶立给呛住了。天色渐晚，小院变得朦胧了。红月亮透

出云层，粉粉地冒着鲜气，朝更远的昏暗亮去。陶立的头发是亮的，她刚刚化过妆，她想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潇洒、热情，把所有的烦恼都融化。可是，她碰上这样的难题，脸上只能是冷冰冰的。云团移走了，月亮像大米粒似的洒在地上。

侯二村长又逼问了一句，陶立还是没说话。

李尔熊书记脸色有些难堪，李剑青走过来劝说：“陶立，你走到今天，李书记可是帮了忙的。李书记还不是为了乡亲们？你就当是扶贫，帮帮乡亲们！乡里乡亲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收了吧！啊？”

听着李剑青的话，陶立气得抖了一下，心态很难揣摩。

“陶立，你就依了吧！”刘小芸使劲摇着陶立的肩膀，“你说话呀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”

“你别自作聪明，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”陶立瞪了刘小芸一眼，把她的手甩开了。陶立根本不知道，刚才刘小芸来晚了，是被侯二村长叫去了。在侯二村长家里，李尔熊书记请她帮忙。刘小芸当成好事满口应下了。陶立的表情，使她感觉这事完了！陶立变怒为笑，看着李尔熊书记：“李书记、侯二叔，不是我不给你们面子！我们刚刚起步，苗还嫩，我是怕砸了牌子！牌子一砸，我们就完了。李书记和侯村长，你们一直是我的好后盾，恐怕也不愿意看见那样悲惨的结局吧？”

“看来你是不给情面啦？”侯二村长黑着脸说。

云彩又遮住了月亮。夜空响起闷闷的雷声。

李尔熊书记抬头看了看天，依旧微笑：“侯二，别为难陶立经理，她有难处，天儿不好，我们走吧！”

刘小芸尴尬地说：“李书记，您别介意啊！”

李尔熊书记眼皮没抬，默默站起身走了。侯二村长黑了陶立一眼，像跟屁虫一样，颠颠儿地跟李尔熊书记走了。陶立、刘小芸和李剑青送到门口，她忽然被门前的情景惊呆了，表情麻木得像个蜡人。

门前站着黑鸦鸦的村民。

李尔熊书记钻进汽车走了。侯二村长扭头看了看乡亲们，用浓浓的鼻音说：“人家翅膀硬了，不尿我们，你们自己谈吧！”说完背着手悻悻而去。

“大伯，大叔，大婶，你们屋里请！”陶立笑笑说。

村民们不动，地静了，天哑了。

刘小芸喊：“都进屋啊！”

没人挪动一下。有个黑胡茬老农喊：“陶立，好闺女，我们的大米亏了，只能上吊割脖子了，难道你能见死不救吗？”

“大叔，哪儿有那么简单？”陶立和善地说。她认出来了，没有她们租地户，也没有上城的人，是留在土地上种稻的乡亲。一张张熟悉的脸，一张张企盼的脸，一张张愤怒的脸。看见这些脸，陶立心里为之一震。刘小芸慌里慌张地劝说，仿佛延长一分钟，就会有定时炸弹爆炸的危险。陶立撇了李书记和侯村长的面子，这些农民有上级撑腰，什么都敢干的。可是，陶立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心里寒寒的，因为这是没有想到的难题，出现得太突兀。

雷脆脆地响了两声，余音久久不绝。冷风掠过低矮的墙头，随着乌鸦在院里打旋儿。陶立猛听树伞里有鹰一声呼啸，尖得直入骨髓。那只鹰旋了个圈，忽然一歪身，扎进墙那头

的黑暗里。陶立默默走向房间。刘小芸追到屋里：“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这么僵着，出了事儿咋办？”

“大米是一粒不能收！”陶立严厉地说，“劝说他们走，或请他们进来！”

刘小芸柔柔地去说服乡亲们了。乡亲们不理她，他们等待陶立的口信。滂沱大雨落下来，夹杂着硬硬的小雹子。村民静静地站着，浑身湿透，像是祈祷奇迹的发生。

陶立慢慢坐在电脑旁，故作镇静地打开电脑。按动鼠标的手指像饿了蚕，轻轻地颤。这种伤感对她是毁灭性的。她在与村人为敌，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可是她不能妥协，不允许自己流露出软弱，同情的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很快地将它掐死。

李剑青一直默默站在她身后，他的目光先是停在她半裸半露的乳上，然后辗转到她玩游戏的手上。陶立仿佛走入无人之境，看也没看他。李剑青心里一疼，沙哑地说了一句：“唉，我服了，我他妈服啦！”然后扑扑跌跌走进风雨里。

大院门口，刘小芸哭着给乡亲们作揖：“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！我们也不容易哩！”

夜里十一点左右，乡亲们悄悄撤了，撤得没有一点声响。乡亲们一撤，夜空打了一道闪光，雨更稠了。

陶立朝外面看了一眼，人空了，她的心飞了，魂散了，闪电的弧线在她心里深深地划了一道印痕，身体一点点下陷，陷落。她似乎走了很远的路，跌跌撞撞寻着出口。

晨光亮了。农工慌张地来报告，说后半夜有一些人把苹果园的红苹果抢了。农民出手够黑的，九十亩的苹果园区被

抢劫一光，还把看守果园的雇工给捆绑起来，嘴里塞上一个烂苹果。刘小芸惊得叫出了声音，急得她像猫一样上蹿下跳：“偷风不偷雨，我们赶紧报案！”

“不报案！”陶立狠狠地嚷了一句。刘小芸被噎住了，惴惴地走出去了。陶立一点也没吃惊，又慢慢躺下睡了，睡熟之后眼窝里竟沁出两行泪水。

陶立睡醒之后，已是下午两点。潜伏在她身边的危机并没有根除，马上又陷入更加沉重的二次打击。她梳洗的时候，听得院里一声乌鸦叫，城里卖菜专业户美兰嫂过来找她了。她是跟老爹他们一起进城的。美兰嫂给她又带来了新的坏消息。就在昨天下午，陶立的二哥陶二庆被抓了。他跟几个上城的农民做了贼，偷“捷安特”自行车，老爹听说就大病了一场。跟二哥一同进局子的还有村里三个农民。进城农民的生意并不顺当，农产品贸易集散地，远不成熟，农民摊点很冷落。这是个艰难过程，使只顾眼前利益的农民难以适应。有的改行了，有的成贼了。乱事难事都涌到一起，陶立无话可说，答应美兰嫂回城看望老爹，然后求人将这个不争气的二哥救出来。美兰嫂临走时又补充说：“你爹的枣红马跑丢了，你在村里没看见吧？”陶立说：“没有哇！”美兰嫂叹息着说：“丢了一个礼拜啦！自从你爹不卖豆腐脑，改做炸鸡排，就顾不上喂枣红马了，把它拴在院里，平时由你娘来喂草料。你娘带着二哥和大哥的俩孩子，累得团团转，忘记喂马，马挣断了皮缰绳跑了。你爹和你娘直吵架呢！是我给拉的架！”美兰嫂咧了咧嘴。陶立说了几句感激的话，美兰嫂让她回去看看，就拧着脚走了。

陶立呆愣片刻，身体一颤。她懂得爹对马的感情，找不到枣红马，爹的防线就要崩溃。

陶立轻轻走进汽车里，心里一阵难受，方向盘都摇不动了。收秋前去城里，她发现老爹瘦多了，背更驼了，眼睛、面皮和手掌被油污浸渍，像枣红马的颜色。记得那个傍晚，她的汽车开到县城，拐进那段新铺的水泥小路。一片白色的楼群，隐在团团的雾气中，路灯很亮，像一朵山石里绽开的硕大的白玉兰。路灯下摆着一溜儿摊点，其中一个老人吸引了陶立的目光。老头儿系着白围裙，戴着白套袖，往油锅里捅着鸡排，鸡排被炸成酱黄色，油光光地颤动着。油浓得发黑，还有一层泡沫浮在上面。陶立马上认出是老爹陶明礼。陶立怔怔地看着老爹的背影，心里难过极了。如果老爹不能适应城市，又不能回到土地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，将来的日子该多难受呢？

陶立不敢继续想下去了。

可是这阵儿，陶立不想马上回城里去，她吃了点东西，体力就完全恢复起来，她要精心地打扮，精心地梳妆，先到田园里走一走，眼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渴望了。

雨后的天空，挂着一道彩虹。陶立朝着晚玉米地走来了，浅黄的玉米叶子无声地垂着。田埂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，还有马踏的印痕。潮湿的地气催生了野草，水珠在宽大的玉米叶上毫无倦意地滴答着。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触摸。夕阳中的绿色显得很遥远，很灿烂，渐渐地，她看见最本真的绿色了，天光暗一点，绿就更浓一些，绿里弥漫着甜腻腻的腥气，使她透不过气来，唇和胸脯都染绿了。

鞋子陷进土窝窝儿里，能感觉到一点点温热。

这就是田园。在这里可以踩着庄稼的影子走，实际上她是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路呢。

落日出奇地耀眼，陶立的眼泪不用擦就晒干了。她站立起来，继续朝平原的深处走。灰色的平原，除了覆雪的季节，永远是这种沉郁的颜色。往里再走一截，走过稻田就是苹果园了。她原本不想去看果园，潜意识里还是绕不过去，那里毕竟有她和刘小芸的投资，有她和杜高老师的心血。稻茬在她的脚下脆脆地响着，灰色的稻茬开始变色，慢慢变红，越来越红，终于成了血一样的颜色。

渐渐地，她闻到了一股涩涩的焦糊味。走到果园那边，还看见飘散的烟雾。被人践踏过的果园一片狼藉。地上还有散碎的苹果。她一阵难受，移开目光走着。她听到沙沙的脚步声，心里热热的，目光就短了，发觉几个孩子蹲在土坑旁烧土豆。几枚枯黄的苹果叶子，飞旋着，落在陶立的头顶和衣领里。

“小朋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陶立问。

一个黑脸孩子朝土坑努努嘴儿。

“我们救死扶伤！”另一个孩子说着。

一个孩子给马喂着烧土豆。

枣红马？陶立心里猛打一个哆嗦，双脚被泥坎子绊了一下，急急地跑过去。枣红马低头耷脑地卧在地沟里，嘴巴闭得死死的，眯着眼睛，微微喘息，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地紧着。身边熏黑了的土坡，便有一团巨大的影儿在晃。“喂！”她热热地叫了一声，她是学着老爹的样子喊，不知爹为什么喊

枣红马总是喂喂的。定定地看着它，浑身一软，额头的光也被收去，颤抖地抚着枣红马的脖子，脖子已经腐烂，被秋后的苍蝇爬满。马在绝食，看出它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根本分辨不出马是枣红色，还是灰土色，肿起的青筋露出一截，跳得模糊，仿佛随时都能分裂成一堆垃圾。

“天哪！”陶立梦一样呆着，心一灰透底。抢过孩子手里的烧土豆，硬硬地往马嘴里塞着，马吃力地摇头，脑袋一点点缩回去。她绝望地拍打着马的脑袋，拍得啪啪响：“喂，你看看我，是我哩！”枣红马慢慢睁开眼睛，眼睛一点点渗出泪珠，面目出现少有的慈祥。久远的事儿，像天空的一片云彩坠坠地扯近了。枣红马是与陶家的责任田一同分到家的，陶家的这块黑土地，如今是红苹果公司的水果园区。枣红马恋地，播种、收割或是运粮，它都会到眼前的水沟里饮水。这个时候，她多想再听见它清脆的饮水声啊！它是什么时候从城里跑来的呢？是不是目击了乡亲们哄抢果园的一幕呢？它看见了，肯定看见了！它再也无力替主人维护什么了。她愣了一会儿，慢慢走进苹果园，看见树枝上还挂着一只红苹果。仅这一只，大概是农民抢劫时丢下的。一个金色的苹果，孤零零地悬着，荡着，显得格外醒目，像一轮红月亮划过遥远的天际。她伸手摘下这只红苹果，瞧了瞧，慢慢递到马的嘴边，枣红马依旧不张嘴，喉咙里搅着空响，鼻子不住地吐着白气，带着一股腥味，弄得她的手指湿嗒嗒的。

“你吃一点，吃一点啊！”陶立将嚼碎的果渣和汁液，慢慢塞向马嘴。马将嘴巴闭得紧紧的，看了她一眼，眼圈黑色的瞳孔往里挤着，真真是用命在挤，眼球带着猩红的血色。过

了一会儿，枣红马闭上眼睛，微弱地喘气。孩子们继续用柴草烤着土豆，袅袅的灰烟把田园罩了，天终于暗了下来。陶立慢慢蹲下来，眼睛眯得很细，伸出温柔的手，抚摸马的头、脖子和脊梁，手指那么轻柔，那么深情，仿佛那不是一匹即将咽气的马，而是一片粗糙肥沃的土地。马背的每一个颤颤，她的眼睛便荡出一丝亮光，像溅出来的泪：“老天爷啊！这是为什么？”马在她的抚摸中，突然一软，扑哧一声，垂头死去了。陶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紧紧地抱住枣红马的脖子，喉咙里挤出一阵短促的呜咽。

孩子们疯疯地跑了，箭一样笔直地射进果园。